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成果報告書

探尋人聲極限可能，挖掘古老吟頌的祕密——
蒙古草原喉音學習計劃。

姓名：徐灝翔

出國期間： 97年 05月 17日至 07月 30日

出國目的地：外蒙古共合國、中國內蒙

第一章 三十歲的夢	3
第二章 夢裏的草原與黃沙	6
第一節 沙漠小鎮 Ulziit—驚嘆號學習之旅（05／22～06／01）	7
第二節 七個蒙古包的旅程（06／01～06／05）	23
第三節 巨大的餿水桶—烏蘭巴托（06／05～07／08）	30
第四節 異地重逢—西蒙科布多省（07／08～07／15）	44
第五節 漠化、難以辨識的「蒙古族」—失落的呼麥與無所立足的馬頭琴。 （07／18～07／27）	54
第六節 尾聲、北京、交流（07／27～07／30）	58
第三章 如夢似真	62
第一節 期程表	62
第二節 經費支出表	63
第四章 夢醒了、以後	64
第一節 成效評估	64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65
附件一 活動照片	67
1. 北京、西伯利亞鐵道	67
2. 驚嘆號學習之旅 Ulziit	69
3. 七個蒙古包的旅程 Mandolgovi	70
4. 烏蘭巴托，馬頭琴與喉音課程、超完美喉音音樂會	71
5. 科布多省	73
6. 內蒙馬頭琴與喉音課	74
附件二 原企劃書	74

第一章 三十歲的夢

我有一個夢，在一片不知名的草原上，瞭望遠方蒼白的大山，和盤旋其上的大鷹…
我做了一個夢，黃砂撲打在我的臉上，鑽進我衣服的縫隙裏，眼裏堆滿流砂，越來越重、越來越重…

我構築那個夢，用我的聲音和土地對話，不停的行走、遷徙。從城鎮至鄉村，行駛在沒有道路的砂礫上，藏身荒漠部落、巨石岩堆裏，帶著我的琴和聲音，流浪至西部群山，見著了哈薩克人，在奶香酒純的化外境地，看著大鷹越飛越高、越飛越高…

我從夢裏醒來，在碰不著泥巴土壤的內蒙首府裏，一遍又一遍的重覆看著電腦裏的照片、影象影像，但我聞不到藍天的味道，記不起剛擠下溫熱的山羊奶香，和照片上，每個人手掌的溫度…

在我的生命裏，有我完全不想面對的一年。那年我「被迫」投筆從戎，離開我所學的專業，背離我積累的生命，硬生生被原地拔起，甩進那台冷冰冰的大機器裏，我常常哭著打電話回家，我不明白我身處何處？而在那年秋初，結束了「高裝檢」後的一天，我一邊擦著那幾台早該「退伍」的無法殺人武器，一邊發著白日夢，想著，明年，離開這個地獄，一定得好好慶祝一番！要去那呢？首選當然是蒙古，那裏的藍天、白雲、長調、馬頭琴、喉音，一定能徹底讓我重新活過來，回到我原來的生命旅程裏。於是我就用油膩膩的手，一邊擦炮，一邊寫著我的白日夢。而在退伍前的某個晚上，我坐在冷死人的鍋爐間，燒熱水給小兵們洗澡，突然接到電話，我的好友在世界的另一頭尖叫，說：你真的不是在做夢，你可以去蒙古圓你的夢耶！

我怔怔的愣了一會兒，才抱著我的連長大叫，原來夢是可以期待的，原來夢是可以構築的，原來夢，是有機會實現的！

但是我得說，夢跟現實畢竟是有距離的，在這趟築夢的旅程中，好幾次，都身陷險境（詳情請見第二章，我可以說是史上最悲自助旅行者），雖然我總算是活著回來，但一回國，就病得一發不可收拾。牙齦發炎出血，臼齒突然掉落，發燒不退，扁桃腺發炎到喉嚨潰爛以至於一星期無法進食，我都以為自己是喉癌末期，只能喝東西勉強維生，中間還接演了兩場戲，第一場演完馬上衝進醫院求醫生幫我打止痛針，然後再趕回去演第二場。

不過當我再度閱讀旅行中的記述和照片、影音時，感動的眼淚依然滴落在鍵盤上，一度造成電腦當機的恐慌。我以極為困難的方式，為自己的生命刻下一道道深深的感動。我會永遠記得，當我聽見CD裏的樂音，和電影裏的大山河水，出現在眼前的那一刻，我是怎麼用一滴滴的淚水去記錄這一切。我會永遠記得我在阿爾泰山谷裏醒來的那刻，金黃色的陽光是怎麼幫大地上色，羊群馬匹沐浴在初昇的陽光下。那份靜謐，心裏的放空無所求，是怎麼烙進我眼裏的。當我拿起馬頭琴，在台北巷弄裏，獨自拉奏，和著喉音歌唱時，我總是能想起那片草原、那個只有二千個人的荒漠小鎮，還有層層疊疊的大山。

要感謝的人太多，謝謝客委會讓我這個窮劇場人能有機會觸摸到自己的夢想。謝謝每次接到電話都會哽咽的母親，與跑去大潤發買一堆奶粉、泡麵、巧克力、餅乾，

然後逼我朋友帶來蒙古的父親。謝謝宏宇在台灣默默的幫我付了三個月的信用卡帳單。謝謝乃華在北京幫我處理車票與安排內蒙課程。更要謝謝所有在蒙古與北京、內蒙的友人情義相挺，助我渡過所有的危難。感恩。

第二章 夢裏的草原與黃沙

05/21 北京、西伯利亞鐵道

一早醒來，被前一天的鬧鐘吵醒。五點半，在外蒙的第二站，傳說中的賽音商達—充滿恐龍化石的沙漠邊綠小鎮。半夢半醒，前一天換軌加上兩國邊防的檢查搞得我疲累不堪，拉起被子繼續睡，到九點半才爬起來。突然想到餐車應該換了（到那個國家就掛那國的餐車，所以一路上會有中國、蒙古和蘇聯三種不同的餐車），來個蒙古早餐應該不錯，於是拿了包包和相機就往餐車走去。

果然，漂亮的木雕餐車，掛滿了馬頭琴、弓箭、皮套等游牧味濃厚的飾品，我興奮的拿起相機直照，就連穿著黑皮裙的餐車大姐也不放過。用完餐喝咖啡時，同室的鈴木先生也來到餐車，和他聊了一拿，付了很貴的餐費（快300台幣）就回寢室休息，就這樣睡醒醒，也快到烏蘭巴托了，趕忙整起行李。

這才發現，相機不見了，我急得把包裡所有的東西都翻出來，全都沒有，這下糟了，還沒上到課，花大錢買的機器就不見了！這還了得，我趕忙衝回餐車，說不定是掉在餐車給黑皮裙大姐收起來等我去拿（我是可以再天真一點）。

我衝向大姐，向她詢問是否有見到我的相機，她突然大聲的和一旁藍衣車服大姐討論了一小段時間，接著要我跟著她走，我們快步穿過一個又一個的車箱，我以為她是要帶我去失物招領處，但是見她不時的向包箱內探頭，我不由得擔心了起來，好一段路途後，大姐突然停在一個男孩前面，大聲的跟他討東西，那男孩一開始裝傻，還問我“what did she talk about?”。

之後拿出了一個小包包，給我。我忙說不是這個，大姐氣得搶過那小包（裡頭是無線滑鼠），壓著男孩跟我們回餐車。到了餐車，二位大姐一齊攻他，之後要他回去把相機拿來還我，並要我在餐車裡等（我原本要跟他回去，車服大姐做出他會揍我的手勢要我留在原地）。眼看就要到站，我心急如焚，不時回頭張望，並低頭求媽祖保佑旅人平安。

他真的帶著相機回來，還跟我說說” sorry”，我感動得拉著他的手直說謝謝。都拿來還我了怎麼還會怪他（這絕對是因為我尚未發現裏頭的相片都被洗掉的想法），

而且也很難想像為何二位大姐這麼肯定放他回去他會再拿回來，而且這要多大的勇氣啊！總之，我拿到相機後高興的一邊一叫一邊抱起二位大姐，同餐車的蒙古人還請我喝伏特加壓驚！之後我趕忙的到車箱間抽煙緩和情緒。打開相機，發現開機畫面被換掉的時候，不由得一驚！馬上檢查相簿，裡頭只有兩張那個男孩的自拍照，其餘什麼都沒了！我呆了一會兒，決定洗掉男孩的相片，接著就一個人在車箱間掉下淚來。也許是驚嚇也許是難過，更或許是一人在外的孤獨無助，在到達烏蘭巴托的前夕，被擾亂了。

第一節 沙漠小鎮 Ulziit—驚嘆號學習之旅（05／22～06／01）

05／22

一早醒來，快九點鐘。打起精神梳洗，因為今天是留在烏蘭巴托的最後一天，明天就要起程前往mandalgori，進行十天的馬頭琴密集課程，而我手上還有一堆事情尚未完成：與ger to ger 聯繫、和駐蒙外館回報、購買地圖與文具、確認前往Kyzyil的機票、以及與Arat確認俄國邀請函與簽證事宜…等等，諸多不確定的事情都後在這天完成，的確得加快腳步。

好不容易找到了MIAT（蒙古航空）的總部（其實離khongor guest 一點都不遠。但這兒的街道和交通一樣複雜），確定在這無法開俄國機票後，心中開始盤算要怎麼跟Arat商量訂票的事宜（Arat也只能幫我訂票，而無法幫我購買，換句話說，我到了俄國機場後，得先找到窗口刷卡買機票，再將行李轉運至飛往圖瓦的班機，而飛往莫斯科和克茲勒的班機是否連接得上也還是個問題，總之得慢慢解決）。

看著Toroo畫在我記事本上的地圖，卻怎麼也找不著他說的地圖商店。在郵政總局附近繞了一圈又一圈，路人也不知道地圖上寫的商店在那？在走了快二小時後，我真的想放棄時，終於有個小姐知道，原來郵局對面的白色大樓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而買地圖時，又因為地圖有破損而花不到五十元台幣，心情頓時好了起來，隨後又在國營百貨買了膠帶和筆，開心的走回guest house，準備做午餐。

在做飯時，同行的國外友人亦捎來好消息，原來他也需要辦理俄國簽證，而某個俄國外交部授權的單位（lonly plant 上寫的）可以一手包辦簽證和邀請函。看來一切

都將順利完成，開心的吃著友人贈送的愛心泡麵，想著下午再去一趟ger to ger 總部，確認完明天之後的十四天行程，晚上就可以和在guest house 裡的國際友人們一起去night club 慶祝彼此的相遇，以此做為學習行程的開始還真不錯。

前往ger to ger 總部的路上突然刮起大風，飛沙走石加上斗大的雨滴，我眯起眼睛，快步衝進大樓，裡頭卻安靜的出奇，原來是大樓的供電系統壞了，這在台灣應該是很大條的事吧？在這似乎是很平常的事。見著了Bagi小姐，花了一小段時間了解行程，彼此興奮的討論著接下來的學習課程與即將到達的牧區。前往購買我明天車票的小姐卻來電說，巴士突然被取消了。Bagi小姐很痛苦的跟我說，她覺得每次發生這種事情，都讓她很羞愧，她都不知道要怎麼跟我們解釋這種，巴士突然被取消因此行程必需被延誤的事件。

來來回回好幾通電話後，她說，現在只有兩個方法，一是我星期六再出發，但是所有行程要再延誤一天，並我自己要花錢從mandalgovi租jeep前往老師家。再來，是我必需現在就搭jeep前往mandalgovi，而她能為我做的，就是幫我多付這一天的guest house費用。

我的媽啊！這也太突然了吧！要我現在就出發！我的行李還亂成一團，也尚未跟駐蒙代表以及客委會聯繫，我怎麼可能現在就出發呢？但是我又不能因此而延誤整個學習行程，因為接下來的課程也都安排了，這該怎麼辦？

我們兩個面面相覷了好一會，我打破沈默，如果可以給我兩小時來處理mail和打包，我應該可以今天坐jeep，先行前往mandalgovi。於是我們火速解決要簽的文件和費用。衝回khongor guest house 打包行李，但在我跟Toroo及Degi說我現在就要離開的時候，他們雖然意外，但也沒太驚訝！難道這種事真的很常發生嗎？我把所有不需要的食品、沐浴用品（在牧區十四天都無法洗澡！這已經不算是會嚇到我的事了！）電器用品都放至Toroo的儲藏室，正要離開的時候，Khongor（Toroo及Degi的兒子，極帥氣的高瘦長髮男孩，在外蒙已是小有名氣的年青馬頭琴家，而且他還只是高中生而已）竟出現了。

我抓了機會趕緊給他看我新買的琴，他直說漂亮。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馬上請他現場拉一曲，而小孩的媽媽總是以兒子為傲，硬是把khongor從我房裡拖了出來，到客廳演奏給所有客人聽。行家出手，果然驚人，小小年紀的他，拉起琴來氣

勢磅礴，行板緊板都緊扣人心，所有客人一齊歡呼叫好。愛鬧事的馬來西亞華僑拉著Khongor拍照，直說要跟將來的super star 及星爸星媽一齊合照，還強迫鈴木先生也得跟將來的大明星拍照，搞得Toroo和Degi樂得合不攏嘴，Khongor也和我約好兩星期後一定要親自指導我。兵荒馬亂之際，車子已經在樓下等我了，等我看到車子時，又是一驚！這吉普，小就算了，還塞滿了貨跟人，一台四人吉普，我還沒上去就已經有六個人了，加上後頭滿滿的貨物，我看了手上三大件行李，說，這不可能上得去！

司機大哥忍不住了，抓了我的行李往其他人的身上塞，而一位大姐也主動坐到另一位大姐身上，接著司機把我推上車，將馬頭琴放在我身上，把我往裡一推，就把門甩上，出發了。

而後座所有的人呈現完全無法動彈的狀態好一陣子後，車子也到了市郊，我心想，不會要這樣開七個小時吧！

就在這時，車子停在一間商店的門口，大姐們進去買東西，司機大哥開了後車箱，重新整理所有的物品，竟一件件的，將我的行李也塞了進去。這真是太神奇了！於是我們舒舒服服的再度踏上這趟突如其來的旅程。

車子前頭是司機大哥Tsogoo 及一位老者，後頭除了我之外尚有一位大姐一位大哥，以及散發出厚重味道的洋蔥和貨品。駛離市區後就再也沒有馬路了，一路上是廣大的草原，遠方的大山也不高，在沒人懂英文的情況下，我該不會要發呆六到七小時吧！這對愛講話的我來說根本就比把我關起來還痛苦。

於是我決定再次打破沈默，突然把我僅會的一句蒙文「謝謝」，對大家說了出來。果不其然，引來一陣大笑，黃衣大姐決定要好好整頓我可怕的蒙文發音，開始一個音節一個音節的教我。接下來，熱心大姐們就從我在路上看到的馬、牛、綿羊、山羊開始教起，到後來更是不斷指著車窗外出現的動物考我，搞到我自己累得半死。車子裡的氣氛熱絡了起來，連超酷的司機大哥都忍不住大笑，我也盡力的逗樂大家，順便把一些單字學起來。不過也真是累死我了（連到外蒙都忍不住要服務大眾）。

突然車子駛離了道路（所謂的道路在這也只是一條被車子壓出的黃泥路，而且都長得很像，也沒路標，到底他們是怎麼認路的啊？），轉向一片綠草山坡上的一個蒙

古包，該不會是有人要在這下車吧？大哥大姐們魚貫進入包裡，也揮手要我進去。大伙席地而坐，主人拿出點心和茶招待，我也拿出我最愛的蒙古超實甜麵團和大家分享，喝了一碗湯後，我起身出門，想找地方上廁所，但廣大的原野那有遮蔽物呢？而且四處都有人，我越走越高，黃衣大姐在遠方叫我，我只好跑回去，拿出旅遊書，指著上頭的廁所給她看。再快步跑到某台卡車邊，呼~~終於解放了，解決後還不忘用腳把沙子蓋在上面，突然覺得自己好像家裡的兩隻小貓哦！哈哈。

我們從白天走到黑夜（蒙古的黑夜大約從九點半開始），因為是向南走，太陽在我右方的山上落下，而黑夜也是從右方（西方）開始，以極慢的速度覆蓋大地。我開始擔心了，在這荒漠，黑夜可是完全的黑耶！到時會不會迷路啊？算了，當地人都不怕了我還怕什麼，只是從一個小時前我就開始忍住想尿尿的念頭，隨著車子越晃越大，我也越來越痛苦，旁邊的大姐們都睡到把頭放在我身上了，我卻怎麼也睡不著。忍了三個小時後，在十一點半時，我受不了了。開始用英文跟身旁的黑皮衣大姐說，我要上廁所，她一直不理我，我只好一直說，最後在我一直不停的吹口哨下，他們終於明白了。司機大哥一邊大笑一邊停車，一起跟我下車小便。呼~~滿天的星星呢！只是都離得好遠好遠。天邊依然有淡淡的藍色光暈，好寧靜。回到車上，我心滿意足的跟大家說謝謝，司機大哥依然不忘糾正我的爛口音。繼續上路。一路上忍住不睡，是為了看到mandalgovi的第一眼，而且是在夜間。想看看這個小鎮突然出現在我眼前的樣子。因為至今仍是一片黑暗。而後，燈火忽隱忽現的在前方的山路盡頭顯現，黑衣大姐直指前方告訴我mandalgovi！車子先將前坐老者送回家，接著停在小旅館（Gobi Hotel）前，大伙幫我放下行李，大力的揮手告別。

！花兩小時才找到就在路邊的商店

！5/23的巴士突然取消，得在兩小時內收完行李寫完mail，確認fax後，搭Jeep前往mandalgovi！要擠進已有六個人和滿車貨物的小Jeep，進行六至七小時的荒漠車程。而且沒人會說英文。

05/23

一早，司機大哥來找了我兩次，第二次帶了一位會說英文的大姐，她承諾會幫我找到Narra，而之後，接到bagi的電話，確認Narra在前往旅店的路上，心終於安了下來。

終於見到Narra，是一個懷孕的女孩。她帶我前往當地的劇院（等級應該是…五六十年前的國軍禮堂吧！），與我的老師碰面。

老師與樂團團長和Narra臉色凝重的討論了好一陣子，原來是因為，先前答應讓我免費隨團前往Ulziit的承諾，現在因為有23人及樂器服裝要同坐一台Jeep，他們覺得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太危險（對蒙古人就ok嗎？蒙古人也太強悍了吧！）。我當然不能同意，於是我和Narra在用午餐時討論了很久，也沒定論，甚至又傳出因為要進行下午的演出，我的行程要再延後一天（我是為了什麼才提早一天來這裡啊！）。我一整個人心情到了谷底，看來是耐心被用光了。

小休息片刻後，我甚至連音樂會都不想參加了。因為下午在討論時，有聽到裡頭的彩排，我又不是第一次聽蒙古音樂，怎麼可能會聽不出來這裡的等級！我應該早點讓Bagi明白我對蒙古音樂的熟悉度的。可是我也沒有得選，就聽聽看吧！

果然，是個同樂會。有幾個老藝人還不錯，但是配上可怕的電子琴還真的嚇人，真該讓他們見識見識我們原住民用電子琴的厲害，台灣原住民怎麼唱都好聽。

看樣子還是得留在這了，花了一堆冤枉錢，才能明白Toroo的好。而且加上我是

“ger to ger” 馬頭琴課程的第一人，難怪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就當成是自助旅行的經驗吧！

回到旅店，花了1000蒙幣洗了熱水澡，聽張惠妹的哭砂，一個人坐在房裡，對著不停漏水的馬桶靜靜的掉著淚。想哭就在這先哭完吧！到了外頭，我可是堅強的台灣男子。只是回UB後，一定得跟Bagi好好說一頓，錢不是這樣賺的。

！打電話給Narra和Bagi都沒有人接的早晨，在房裡待著不敢出門，怕被搶怕迷路怕Narra來找不到人

！23人加上樂器加上服裝要同坐一台Jeep

！行程要再延後一天，房錢（13,000）自己付，洗熱水（1,000）澡要花錢。

！不是住在老師的蒙古包裡，事實上也沒有蒙古包，而是要住在另一名婦人的家裡，老師只是來上課而已，這是密集課程嗎？

05/24

少聽了一個字“not”（原文是「不會」那麼早），以至於我像一個白痴，一大早八點鐘，就在Gobi Hotel把行李都打包好，痴痴的等著Narra前來，把我帶離這個地方，開始我的學習課程。

Mandalgovi算是較大的鄉鎮，有五所中小學，還有三所高中，磚瓦建築是城鎮中心，住宅區圍繞在四週，很典型的蒙古城鎮。住宅區都是用木柵欄圍成一個方陣，中間是木造或仍是蒙古包，最重要的是，廁所都在戶外，如同我們六年級生爸媽口中常提起的孩提時期茅廁，挖個大洞架兩塊木板，就在蒼蠅的小孩身上大小便。但在這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城鎮裡，身為一個外來者卻不是那麼舒服，異樣的眼光在你行走在街上時異常明顯，人們似乎也感染了都市的冷漠氣息，對於你的疑問不大愛搭理，甚至會讓人有危險的感覺。所以在這被遺忘的早晨，我一個人，在戈壁旅店裡，那都不敢去，只好練起在當地買的口簧琴。

這裡的琴有兩種不同材質－鐵琴和竹片琴。竹片琴和我們原住民的雷同，是拉繩的。鐵琴和圖瓦的一樣，要用到牙齒才能彈奏。這兩種我都不在行，自顧自的也練了一個半小時，右手姆指因此起了水泡都不知。

到了十點，我忍不住打給Narra，她還在睡覺，尚未睡醒的說會來找我，而這一等又是一個半小時。我整個火都上來，到底我是為了什麼在這裡空耗時間？我是為了專心學習馬頭琴的基礎課程，結果竟在這住了兩天！加上等會可能還真的要跟23人同坐一台Jeep，真的很想馬上回到烏蘭巴托！拿起手機打給Bagi，沒接，我只能跟自己說冷靜，人都到了！又能怎麼樣？我才不相信Bagi會退錢給我，只能硬著頭皮學下去。反正這種地方我也不會再來第二次，一輩子就好好體會一次吧！

終於，Narra在十二點出現，帶著倦意，跟我退了房，走到隔壁的旅店（原來這裡不只一家旅舍啊），等我的老師。其中一名鄉土樂師要試我的琴，我雖萬般不願意，但在人家地盤，也只能拿出來，沒想到這粗手粗腳的大哥，光是把弓拿下來就弄斷了四、五根弓毛！我心裡直滴血，在調音時又一直往手心噴口水！我的媽啊！

這是那裡來的土大哥啊？看他胡亂拉了一陣，說我的琴很好，Narra還一直跟我說他是很棒的琴師，如果他說好就真的很好。我才不在乎他的想法，一個這麼隨便對待琴的樂師，拉得再好我也看不起（再加上後來他在旅途中硬是把我的琴放綁在車頂上，我對這個人是完全的不爽！）。

餓得受不了，在底下用完午餐，老師出現了。說在等車的時間要開始我的第一堂課。我雖然很高興終於可以開始上課了，心裡的另一個想法卻是：靠！我的第一堂課就這麼草率的開始啊！我還準備了束脩要進行拜師禮耶。算了，總比一直發呆來得好。而且看到老師在試琴時的態度，我鬆了一口氣，果然有大師的風範，恭敬的接琴，仔細的試琴，而不是胡亂炫技，從他口中聽得出他喜歡這把琴。還叮嚀我別借給人，免得被弄壞（但在我休息時，又被別的樂師弄斷了一根弓毛…嗚）。

第一堂課的重點是右手，同時拉兩根弦和分別拉單弦的技巧。沒有太大的難度，就是得一直練到右手習慣。在三個小時的練習後，車來了。

小Jeep，有七個人坐在裡面，我看看Narra，我已經不想再說什麼了。硬坐進去，我唯一的堅持就是，我的琴不要上車頂，其他我都隨便了。和Narra揮手告別，我猜她心中應該很爽（大麻煩終於走了）。車子在城鎮附近繞，又接了二個年青女孩和一個小女生（十個人），再接了一個大壯漢和他女兒（十二人），再來又是一家四口（十六人），我整個人被塞得不能動彈，腳越發的麻了，我的臉色一定非常難看，以至於我身旁的大哥想盡辦法要幫我製造出一個舒服的位子，又是墊東西又是加毛毯的，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了，只好再拿出服務精神，跟蒙古壯漢一起逗樂大家。這傢伙一直要我跟車裡的年青女孩睡覺，搞得我氣到揍他，他可以講這件事講兩個小時耶（說到兩小時，我記得Narra跟我說車程就只有兩小時哦！），而在中途休息時，我才發現，我已經身在戈壁裡了，四週寸草不生，荒漠一片，除了沙子和石礫之外什麼都沒有（這些司機們到底是怎麼認路的啊？順道一提，今天的司機是位胖大姐）。

因為十六個人在同一台車上，要跟大家混熟也不怎麼難，不一會，老者猛拉著我的手（是一路緊握哦，感覺得出他很喜歡我，因為我很技巧的抽走三次，都被他硬抓回去），大漢則是不放棄的說服我跟這裡的女孩睡覺，連司機大姐他都不放過。而四個小女孩更是每次一停車就叫我跟他們下車，拉著我的手四處跑。這也是難得可

貴的經驗啦！雖然很危險，但是「人味」很重（我不是指他們身上的味道。）。在九點半時，終於來到真的是荒漠中的小城，一眼就能看完整個鄉鎮，很小很小，獨立存在這沙漠裡，可能是從聚落市集發展出來的吧！大家跟我告別時好像都忘了我會在這裡住上八天，大力握手揮手加上熱情的親吻（包括那位大漢，一抱再抱的，都讓我誤以為今天要回烏蘭巴托了說）。也算是我賭上性命換來的人情吧。

借住的家有個小酒吧，大媽媽很親切，男主人會一點點英文，小男孩靈巧可愛，而我住的地方是他們的佛堂。整理的非常乾淨。大媽媽讓我先洗手洗臉，他在一邊不斷幫我倒水，後頭又一堆人在看，但我也顧不了這麼多了，硬是仔細的把臉洗了一遍，天知道我還有多少毛細孔裡塞滿了沙子。

用完甜粥和咖啡後，在他們的小酒吧裡，和男主人抽著煙，小聊了一下，拿出準備好的睡袋，終於可以安心的睡一覺了（在門不能鎖的戈壁酒店裡，我是連翻身都不敢的淺眠說）。

！不是很早出發，而是「不會」很早出發。

！老土樂師真可怕，一出手就弄斷我的弓毛，還直噴口水。

！七個人坐一台Jeep

！十個人坐一台Jeep

！十二個人坐一台Jeep

！十六個人坐一台Jeep

！他們要把我的琴綁在車頂！他們要把我的琴綁在車頂！哇吼~~

！就一台塞滿十六人的Jeep在沒有道路及路標的戈壁裡行走。

05/25

應該是感冒了。昨天在車程的尾端就覺得不妙，喉嚨怪怪的，我對喉嚨超敏感，只要有感覺一定不會錯。所以昨晚睡前趕緊喝了一杯服冒熱飲和1000單位的維他命C。只是一早醒來喉嚨真的痛到不行。再睡一會，才想到不知道老師什麼時候會

來，走到廚房，老師早就坐在那裡，穿好西裝等我。超丟臉，但是我根本還沒醒，厚著臉皮喝完咖啡吃完早餐上完廁所，才開始第二堂課。

第二堂課的重點是爬音階（要是以我二胡的經驗來說，右手至少得練一個星期至一個月，才會用到左手，可能因為是短期密集課的關係，才會教得這麼快。）。而且一次就教四個把位，但我不是很明白他的音階，但還好我有帶調音器，老師前後來了三次，中間我都是靠調音器來自救。

左手食指已經長了血泡，喉嚨很痛，只能早點休息，明天早起，在老師來之前先練習。免得丟臉。

5/27

為什麼跳過26號？因為我病到快死掉了！今天來補述我還記得的大小事。

25號零晨被凍醒。全身不住發抖，不知道是真的天冷還是因為生病。總之我只記得身體感到一陣陣的寒意，冷到我受不了，只得起身翻開背包，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外套大衣都裹在身上，再鑽進睡袋裡，而我的睡袋和三年前，初訪蒙古的是同一個，可能年久失修，也不怎麼暖，我只能把身體縮成小小一團，向媽祖祈求，能讓我平安度過這個危難。

Ulziit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小村落。連打電話都要到當地郵局付費，才能與外界聯繫，與世隔絕使得一點點小問題都會被放得很大很大。當晚可能是除了入伍新訓外，我人生中最無助的時刻吧！

好不容易撐到天亮，胡亂吞了幾顆維他命，和服冒熱飲，打起精神開始今天的課程。

今天教了一首蒙古歌，很難，四個把位都用到了。其實我的右手控弓還很有問題，更別說加上左手，一整個狼狽，但好在我很努力的把音記下來，沒有快速換把的小節還好，但高音真的拉得很難聽。跟老師奮鬥了三小時，雙方都累了，便先結束早上的課程。

用完午飯後，強迫自己練了一會兒琴，但身體越發不舒服，只好和大媽媽說，我先休息一下，老師來再喊我起來。

迷迷糊糊睡了好一陣子，醒來已經過了約定的上課時間，我慌慌張張的爬起來，走到廚房，還好老師還沒到，只有翻譯和大媽媽在翻郵購目錄。

和兩位女士聊了一下，突然想到治感冒的土方－可樂、檸檬加鹽巴一起煮來喝。便拿出錢請小男孩去幫我買可樂。可我忘了，這可是遺世獨立的中戈壁小鎮耶！最好是會有可樂啦！可憐的小男孩抱回一瓶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的可樂，又被大人叫去找真的可樂。在等待的期間，老師趕回來，直說抱歉。但我更抱歉，因為我真的沒法上課，得取消今天的課程。

等不到小男孩回來，我告別老師、翻譯和大媽媽。把睡墊睡袋毯子外套都鋪起來，吃了退燒藥後，準備流個滿頭大汗，希望睡起來病就好了。

蒙古鄉間的廁所都離屋子很遠。半夜起床上廁所是旅人最痛苦的事（三年前在蒙北的湖區更嚇人，廁所要走十分鐘才會到耶！）。因為生病，更不想半夜起來吹著冷風到戶外上廁所。於是我趁大媽媽不注意，藏了一個寶特瓶，之後幾天晚上全靠這個空瓶，讓我免受冷風吹。

退燒藥果然有用，第二天流了一身的汗，不只衣服褲子連睡袋都溼了。醒來覺得精神好很好。大媽媽很開心，竟叫小男孩帶我出去走走逛逛（但因為我誤以為她是要我去洗頭洗臉，所以我只帶了毛巾出門）。

今天天氣特別好，比起昨天黃沙漫天，簡直是兩個世界，天藍得不得了，空氣涼涼的很舒服。小男孩帶我走到村落的邊上，有喇嘛塔和兩只駱駝水泥雕像，看守著整個小村。走上小山山頂，整個小村盡在眼底。山頂的風呼呼的響著，好恬靜的一個小村落啊！這裡的人會爭什麼呢？他們會想逃離這裡嗎？或是享受一生與世隔絕的自給自足生活？我想我不會懂，也永遠不會了解，我就只是這裡短暫的過客，等我走後風沙吹過，也就什麼都不留了。

用完早餐，老師提早到了。複習了之前所學，老師要我唱首台灣歌謠，我想破頭，只唱出了「丟丟銅」的前兩句，沒想到這就是今天的課程。昨天蒙古歌謠，今天台灣歌謠。這可是給我自己出了個大難題，記得的話，在唱到「丟、丟」這兩個字的時候，可是大滑音呢！吼~~今天光是練這首歌就快把我搞瘋掉了，更別說還有昨天四個把位的蒙古歌謠。

結束了早上下午的課程。趁天還光亮，抓了相機硬是拉小男孩一齊往外跑，要把早上看到的都記錄下來，免得天氣說變就變，要是又起大風沙可就沒折了。

可能下午風大了些，頭又開始痛。量了溫度又燒起來，只好乖乖把藥拿出來，明後天不管有沒有好都還是把一個計量吃完，免得一直覆發，到時更難好。

睡前整理文字及影像記錄時，男主人醉醺醺的晃到我身後，嚇了我一大跳！帶著濃濃醉意和全身汗腐味，硬是要坐在我旁邊和我聊天，還抓起我的筆記本亂塗寫一番。要不是鼻子過敏得嚴重，還真想好好鬧鬧這個蒙古醉漢，不敵他渾身塵蟎，我只好假裝擤鼻涕，用衛生紙摀住鼻子，祈禱大媽媽快來把他拉走。

！半夜被凍醒，翻開背包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還是發抖，覺得自己快死掉了！縮成一團，祈求媽祖保佑旅人平安。

05/28

到快半夜了才來整理筆記，原因之一是小男孩明天就要先我一步，前往Mandalgovi的阿姨家，在牧區牧馬、擠奶，學習傳統蒙古男人技能，渡過三個月的暑假。大媽媽拉著我講個不停，一方面是覺得這樣男孩會變強壯（喝馬奶、騎馬牧羊、對抗蒙古一「天」就有四季變化的氣候，來過就不難想像當年蒙古大軍有多嚇人），一方面也看得出大媽媽的不捨，絮絮叨叨的也講超過一小時（「講」這個字對應的語言是萬國通用「Body Language」）。二者是今天的曲子易學但難拉得好聽，超過平常練習的時間。再三則是胃不是很舒服，花了半小時打了套太極小架。以至於快十二點才開始平常十點半就要做的功課，還沒開始就想睡了（要知道打完拳是有多好睡！）。

一早起來又是風吹黃沙，能見度極低，心中暗喜還好昨天有拍到好照片，每張看起來都像明信片裡的宣傳照。身體還是沒好起來，我拿了杯溫水站在房裡的窗口，望著外頭飛舞的細沙，試圖用溫水讓身體醒過來。提早二個小時起床就是為了多一點練習時間，這兩首曲子都不好練，又是八度大跳又是大滑音的，總不好讓老師來又光只是陪我練習吧！密集課的學習成效是要能看得見的，不然這大筆的學費要怎麼

交待得過去？原本只想偷偷沖杯熱咖啡然後就開始練習，敏感的大媽媽一下就走了出來，開始接手打理我的早餐，知道我吃了什麼嗎？我的媽啊！竟然是給嬰兒吃的米糊耶~~是怎樣！覺得台灣男人身體差到像蒙古嬰兒嗎？我狠狠的瞪了不住竊笑的大媽媽一眼，大口的快速解決掉我的早餐。搶在老師來之前練習。

畢竟是還未上手的樂器，昨天練順的段子今天又都糊掉了，可心急不得，就練一遍是一遍囉！

今天的課程是一首用到點弦技巧、節奏性、合音性極高的曲子。好聽，但是在搞懂結構之前還亂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的（因為裏頭有一個四轉三轉四拍的結構），因為太好聽了，我硬著頭皮，猛背下來（因為我識譜太慢，練就一身快速記譜的能力）。在老師離去後，先發狠的練了二小時的點弦，把可怕的雜音和泛音降到最低，再開始一邊看老師的錄影，一邊把曲子練熟。點弦還真難抓到其中的技巧，可能是因為我也沒有其他擦弦樂器的基礎，用完午飯後，又抓不到早上的感覺了，只好一練再練，試各種不同的角度、方向、力度。最後我決定不負責任的交給時間去解決這件事，反正我拉得爽就好了。Jaron這首曲子拉起來就像馬在跑一樣的有氣勢。好聽得很，可以一連拉上個兩小時都不停，很自High的練習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吃太多優酪乳，胃漲氣得很難受，拉了小男孩去買牛奶，回來加熱兩個人一起喝，小男孩應該是覺得熱牛奶很好喝吧！很開心的對我咧嘴大笑。晚上我在練習的時候，小男孩一直在我前面晃來晃去，一下拉了小板凳坐在我前頭，一下又拿了各種不同的玩具在我前面玩，但始終很有家教的沒打斷我練琴。後來我才知道他明天就要離開，今天想跟我多相處一會兒，真的是好讓人疼的小大人一個。

05/29

大媽媽Nugaa是個因為體型過於碩大，以至於只要一移動就會發出咻咻喘息聲的女人。和丈夫是在烏蘭巴托唸大學的時候認識的，夫妻兩曾經一齊經商，往來中國與蒙古，現在則是在家經營小酒吧，專門接待觀光客。Nugaa廚藝還不錯，各式蒙古菜都能自製，在我留宿期間，就吃了炒麵（麵條當然也是自己做的）、手工羊肉包子、羊肉餡餅、米糕、March（大塊羊肉和馬鈴薯一齊燉煮，蒙古人視為極上等的

大餐) …等，更不用說優酪乳和優格這類奶製品了。個性相當豪放樂觀，一點小事都可以笑得合不攏嘴，相當適合接待客人。唯一讓我困擾的就是，每當我練習了一整天，想要一個人靜一靜的時候，只要被她看到我沒在練琴，就要拉著我東講西講，完全不顧我刻意明顯做出的疲態或心不在焉。

就好比今天晚上，練琴到十點半，才發現已經很晚了，便一個人沖了杯熱茶坐到小廚房，點盞小黃燈，抽根煙聽個音樂，想好好放鬆靜一靜，只見大媽媽拿了筆記本走進來，見到我就開始從她剛跟丈夫打撲克牌說起，他丈夫贏走了所有的巧克力

(說完馬上衝去拿了巧克力進來要我吃)、巧克力一包要多少蒙幣、巧克力是蘇聯產的、名字是白太陽、裏面有牛奶、小男孩到Mandalgovi會喝很多馬奶、蒙古有那些地方的馬奶特好喝、那些地方的馬奶特難喝、但是再好的馬奶都比不上駱駝奶、蒙古那些地方的駱駝奶特好喝、那些地方的駱駝奶特難喝、駱駝奶特好是因為他脂肪特多(她彎下來捏出自己小腿上的肥油來代表脂肪) …各位應該不難想像我的臉色有多難看了吧！我不斷的跟著音樂哼歌、眼神轉移到別處，都被她高聲的拉回她的講堂，在比手劃腳到她去翻旅用英文的時候，我乾脆閉上眼睛，她終於明白我有多累了，依然尖聲笑問：Ming! Are you tired? 然後放聲大笑的離開(我猜她是覺得自己講英文很好笑吧)。

而今天下午更誇張，她在整理佛堂時(也就是我留宿的房間)，翻起相簿，就要求我坐在旁邊，一張一張的陪她重溫自童年起的記憶(大部份是求學以及往來中國經商的相片)。這真的有搞到我這超ㄍ一ㄣ的處女座客家人，禮貌上我實在無法直接拒絕，但是，真的，超級、痛苦、哇吼~~~~。

今天沒有學新歌，主要是覆習之前學的三首歌，但昨天拉得很順的Jamon，今天好像中邪一樣，怎麼拉都難聽，加上我們把音調回原來的F調，弦變得更緊更難拉，超多泛音亂竄在我手中的馬頭琴上，難聽到我忍不住猛搖頭。也沒別的方法，只能一練再練，好好細細的把每個手感都找出來，要記住別躁進。

中午吃March大餐時，Nugaa搶過我手上的肉，在砧板上邊切邊說「Ming 小弟弟」，我整個火起來，硬是把肉搶回來，用蒙古小刀死命的刮肉來吃，弄到我吃完時覺得，好像又累到餓了。而一旁的Doroo老師用大菜刀(他把小刀讓給我了)一下就吃得乾乾淨淨，果然是蒙古男兒啊！大口吃肉的情景也不過如此。

應該是開始想家了，再一天就是離家的第二個星期了，午睡時做了個夢，夢中被邪靈嚇醒（夢裏做夢），一位師父拉著我的手和陌生男子不停向前跑，忘了要去那，進了不停旋轉的向下樓梯，師父越跑越快，我喊也喊不回，正當我奇怪樓梯應該沒有這麼長的時候，師父站在陰暗的盡頭，旁邊有一面目睜睜的小鬼把球向我踢來，我心一驚，回頭一看，陌生男子緩緩走向他們，和師父一齊化成半腐的邪靈，向我跑來，彷彿要有新同伴陪他們玩，我嚇得回頭就往樓梯上爬…醒了過來。

呆了一會，突然覺得孤寂。離開了熟悉的語言，甚至連英文都不大管用。心中有太多感受和情感需要表達，這裏每個人都很友善，也過得還算舒服（不用工作專心學習有人打理三餐），可畢竟這裏不是家，沒有親人朋友愛人工作，一切都是陌生的，再怎麼真誠相對也還是主與客，還是想念那個細細經營的台北小公寓和髒髒的空氣，也許是巨蟹在我的月亮上做怪吧！我是個戀家的男人。

！Nugaa妳還要講多久？我眼睛都閉上了耶~~

！Nugaa妳確定我們要把五大本相簿都回憶完？

05/31

我不曉得發生什麼鬼事！我昨天寫的日誌竟然不見了！如果有黃曆的話，今天應該跟我對沖得相當嚴重，但先不整理今天的一堆爛事，我得看我還記得多少昨天說過的做過的經歷過的，要知道我自從當完兵後就罹患了相當嚴重的短期失憶症，連我藏的美金都忘記在那至今仍找不到，昨天的事我也只能盡人事了。

昨天最大件事就是突然被告知有音樂會一事，要跟老師一齊到他隸屬的聚樂部演奏給他的老闆聽，感覺是我的課堂呈現（比起藝術學院的課堂呈現來說，這個呈現根本一點壓力都沒有嘛！），雖然一直被告知別緊張，但我看會緊張的應該是我老師吧！這應該也是他的教學成果呈現，我的表現關乎他的教學成效囉。

下午四點鐘，很準時的前往聚樂部，在小小的休息室裏，只有加上老闆等三個聽眾，在我個人馬頭琴演藝生涯的初登場，就在這沙漠裏的鄉村聚樂部休息室裏開始了。依順序演奏了：Dense You、丟丟銅和Jarnon，沒出什麼大錯，再加上我演得一

副很陶醉在自己的音樂裏的狀態，老闆看了非常開心，還送了我本地簡章和紀念品，並對我說，將來要是紅了，要記得是Ulziit出身的呦（嘿，這可把我當成自己人了）！讓我非常開心。而在大家的起哄下，我只好再度演出「酒醉的Naranjar」，果然逗得大伙樂不可支。而因為我做出半夜被Naranjar嚇到的驚慌表情，大伙笑說超像小駱駝睜大眼睛東看西看的樣子。注意！本人的蒙古名字竟然就在這亂七八糟鬧哄哄的休息室裏誕生了一Botgo，意思沒有別的，就是「小駱駝」。這是什麼鬼啊，我怎麼會像小駱駝？又醜又臭耶～，但是在大家邊笑邊不斷重覆的狀態下，看樣子似乎已成定局，算了，小駱駝其實超可愛的，小駱駝…小駱駝。嗚～～（我本來想像中的名字會是像什麼狼或狐之類的，怎麼會這樣…）。可能是因為演出很成功，Nugaa大喜，在回程的路上買了兩顆包心菜，我看到都快哭出來了，要知道我已經有快十天沒有吃到青菜了耶！晚餐就用包心菜、胡蘿蔔、馬鈴薯燉羊肉，可能是太久沒吃蔬菜了，甜得讓我連吃了二大盤。大呼過癮。為了回報老師教我許多，我也回敬他我拿手的overtone singing，教他不同的泛音唱法，並拿出電腦，播放不同音樂類型裏的泛音，希望也能稍微刺激他不同的音樂想法，畢竟要在傳統裏殺出一條血路實在不容易。

而在音樂會前，趁著午飯後的空檔，Nugaa弄來了一台Jeep，帶我去十公里外的獅子岩，車子停在數個巨大岩壁中的小峽谷裏，我們一齊攀上最頂端，不騙你，一站到上面你就會想要像印地安人一樣的高呼！耳邊大風刮得呼呼作響，遠方的有一小群黑、白；黃羊組成的羊群，構成了蒙古荒野上的所有顏色，地上偶有香氣濃郁的灌木叢和野生萑菜，看似荒無的蒙古沙礫漠貼近之後，才發現暗藏生機，悄悄的滋養著這裏的生命。

順道一提，小女孩Odmaa偷偷藏了一塊今夏第一批的乾酪送給我，得小口小口啃食，濃烈的味道瞬間在口中化開，還真有蒙古豪邁的味道，謝謝Odmaa。

好了，回憶完昨天，在零晨十二點整，終於可以開始整理今天的一堆爛事了。首先是一大早左等右等等不到老師，好不容易老師來了，又被Nugaa拉去Post office說要打電話給Nara。我其實一點都不想跟Nara講話，因為這個女人處理事情的能力很差，英文口音又重到讓人聽得吃力，跟她討論事情一點幫助都沒有，而且每次我

都搞不懂她的意思，加上態度又懶散，我實在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去打這個電話，不是明天就要碰面了嗎？果然，在左等右等好不容易和Naraa講到電話後，因為今天風大有一堆雜音且聲音又小，我完全聽不懂她在講什麼，雞同鴨講了好一回，我一肚子氣，因為她講的和我在這裏與Nugaa跟翻譯討論的沒什麼不同，便決定掛她電話。靠！你知道講三分鐘電話要多少錢嗎？快一百台幣耶！是來搶錢嗎？越想越氣，回到廚房後，我非常不爽的和翻譯把所有的不滿都說了出來，我實在覺得Bagi與Naraa這樣做事實在是很有問題，怎麼會收了我的錢之後，還有一堆事要我做決定呢？要是這樣我付錢請她們幫我找老師處理是情是假的哦！老話一句，以後來蒙古除了Toroo我誰都不信了。大怒之後也十二點了，早上的課眼看是沒法上了，而老師下午要五點半才能來，沒辦法，自己練琴吧。

而我一直等到六點半老師才出現，我氣到直瞪他，我實在是很不滿，但這是鄉下，沒辦法，只要跟他們混熟了，他們就是會這樣，先處理手邊的事才來上課，很麻煩。我很老實的說我相當生氣，而且我要求明天早上依然要上課（因為我下午才離開）。

而今天的課程本來是另一首童謠，是小駱駝想快早大的歌（很明顯是衝著我來的），但本大爺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而且我昨天就說了，我想要學一小段長調，就算只有三十秒也好，這個翻譯是有病嗎？連這麼簡單的英文都聽不懂？要我講好幾遍她才能翻。而後我總算如願的開始一首關於歌詠河流的長調，啊！這才是我夢寐以求的聲音啊！滑音、抖音、揉弦等技法雖然不是我這初學者該碰的，但我總想要有一首長調過過癮嘛！

而一整個晚上，我抱著我的馬頭琴，重覆的拉著這一小段長調，滿足極了。

明天就要離開了，相當興奮！主要不是因為要開始拜訪長調歌者們，而是要和台灣的好友見面。這個瘋子辭了科技公司的工作，要來蒙古兩個星期，說是想重新思考他的人生。好期待，終於有朋友可以對話了，現在只希望我明天見到Naraa的時候不要火到毀了整個拜訪長調歌手的行程。

！竟然有音樂會？我怎麼完全不知情啊！

！我叫小駱駝，我叫小駱駝，我叫小駱駝，鳴～～

！在mandolgov延後行程要我付旅館錢、租Jeep來回Ulziit要自己付錢，連要跟我聯絡確認事情也要我付電話費，這是什麼鬼世界啊！

！老師一直狂遲到是怎樣，跟我混熟了就覺得我不會生氣是不是？我就火給你看。

06/01

上午的課程裏，老師面色凝重的對我說「不要再拉長調，難聽就算了，根本不會有人聽得出來你在拉什麼」。我想應該是昨天我發了脾氣，他不好再反對我想接觸長調的意願，只好教了我。在反覆思想後，總覺得不對，只好對我據實以告。

反正我今天心情不錯，就乖乖的拉回幼稚的小駱駝，這也是成年才開始學琴的痛苦，總是得從這些幼兒教材開始下手，實在是很難為情啊！

而這些天的密集課程下來，也發現了鄉間教學的優缺點。優點是：反正也沒別的事做，就專心練琴，老師也可以一天陪你六小時，隨時糾正你的問題。加上這兒的生活情調正是繙育出這般凄美琴音的原生地，特別能體會琴音裏的味道。缺點是：鄉下老師大部份都是靠著自身敏銳的聽覺和觀查力，自學而成，因此很難以漸進式的教學法上課。對於短期的密集課程而言是有其不足，待靠自己對著調音器自我要求基本功才行。有利有弊。

選擇這樣的一個地方做為這趟學習之旅的開頭，是在反覆考慮掙扎後的結果。在都市裏的學費生活費都比鄉間便宜（很驚人吧！但我想是因為物資運送的關係，使得鄉下的生活費較都市高），而且老師鐵定比這兒的好。但我當初想到外蒙來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想要經驗這兒的風土人情，我想回到較貼進這個樂器、音樂的原初環境裏，以強迫浸泡的方式，試著溶進這樣的生活情調裏，去接進這兒的音樂。在接下來的五天，我要走進沙漠的心臟裏，拜訪七個蒙古包，以行走、騎馬、駱駝的方式，更接進牧民的生活，再將這份感動帶回首都，進行更精進的課程。

第二節 七個蒙古包的旅程（06/01~06/05）

06/01

中午搭了便宜的便車回Mandalgovi，100Km只花了15,000蒙幣。這才對嘛！Naraa就是不懂得幫我們省錢。回到小鎮的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去公共澡堂洗個澡，在沙漠這九天最多只有洗頭而已，當熱水花啦啦的沖向身體時，竟突然覺得自己的身體好陌生啊！仔細的把全身刷過一遍，終於有當「人」的感覺。洗好澡後，我的高中同學也已從烏蘭巴托搭公共巴士來到Mandalgovi，在電話裏聽到中文時，竟有點轉不過來，還得把腦子裏的英文翻成亂七八糟的中文，真是夠了。

在小鎮待了短短三個小時，在出發前往拜訪長調歌手之前，Naraa列出一長串我們需要付的交通費用（這個時候她又突然變得很精明了），貴得嚇死人（司機、來回兩趟的油費、小費），共131,700蒙幣，快要四千台幣。我嚇都被嚇傻了，坑人嘛這間公司太可怕了！我們爭執了很久，沒下文，只得硬上。總之，以後千萬別參加這間公司的行程，因為所有的風險都得你自己承擔（他們只會以一種我是蒙古通的口氣跟你說，這裏是蒙古，你得要知道很多事都不能確定，然後要你簽下不管發生任何意外都跟他們沒關係的文件。要真的是這樣，我是為了什麼付錢給你啊！），還需負擔一堆額外的費用，爛死了。

Ger 1、2

今天碰了兩個蒙古包，一個是可愛的中年長調歌手（我有充份的理由懷疑他跟他老婆根本沒有住在這個蒙古包裏，只是為了接客才來一下而已），在學完琴之後再聽長調感覺真的很不一樣。人學琴、琴學人，兩方的聲音交互學習模枋，相得益彰，才發展出如此獨特的聲音和唱法。

車子停在第二個蒙古包前，男主人蹲在門口，用蒙古小刀清理shagai（羊的趾骨，蒙古人很常玩的自製玩具、亦可用來占卜。接下來的路上，每個蒙古包的主人教了我們許多不同的玩法，搞到後來我們看到都怕。），是個黑黑瘦瘦的男人，有三個小孩，最小的才出生一個月。很難想像這麼小的一個小孩，就成長在這樣艱困的環境裏，也難怪蒙古族如此剽悍，都是經過嚴苛的自然考驗才能長大成人。

用完晚餐，玩了一會牌，男主人邊打哈欠邊說：sorry，比出要睡覺的手式。我們雖然被迫租了帳棚，但外頭又冷風又大，很難紮營，只好請求他們讓我們在蒙古包裏打地鋪。因為怕有蟲子，我拿出耳塞，緊緊的密封我的兩只耳朵，深怕半夜有什麼

不知名的蟲子跑進我的耳朵裏開party。（而接下來的旅程我們都是借住在蒙古包裏，要知道，長年沒洗的地氈可是又髒又臭又油又溼，我完全是以革命軍人除了生小孩沒有做不到的精神來面對這件事。）

忘了說，他們的蒙古包外頭有一個自製的「沙漠」排球場和簡易的籃框架。本人一輩子都想不到，我會有機會，來一場「沙漠排球賽」。

06/02

晚上的沙漠真的很冷，火爐滅了後，數度被凍醒，只得再翻出大衣穿在身上。而清晨的溫度更低，得裹上兩件厚外套才能走到遠方的廁所，在寒風的吹撫下，光著屁股上露天廁所。

步行離開Mcbhod家，約五公里時，一對母子牽了兩匹高大的駱駝前來，嘿！要騎駱駝囉（驚喜只維持了約三小時，之後就因為兩股過於疼痛，只能不斷忍耐，等待結束。真的，騎駱駝，三小時就夠了！）！因正值季節轉換，幾乎所有的牲畜都在換毛，駱駝本來長像就已經不怎麼討喜了，再加上東禿一塊西禿一塊，某些地方纏繞著掉下來的毛絮，真的，很醜！其中一隻駱駝很不爽被騎，老是叫來叫去的，在擔心牠不知道那一刻會突然吐口水臭死我們之餘，仔細聽駱駝的叫聲，還滿好聽的，渾厚的低鳴加上圓潤的高音，真佩服蒙古人，能模仿這樣的鳴叫，淬鍊出Karagyraa這種唱法。就這樣一邊忍著痛一邊企圖跟駱駝合鳴，也到了下一個打尖的蒙古包。

Ger 3、4

又被騙了一次，原本說這裏有馬頭琴，在詢問後，這對母子大驚，解釋馬頭琴在第五個蒙古包會出現。我的臉一定很嚇人，因為那對母子不斷的重覆第五個蒙古包就會有了，但是我還是很不爽。我不知道出什麼問題，但就是覺得被騙。

撇開可恨的旅遊公司，獨步荒野真的是很棒的經驗，無邊無際的沙漠，大風和著沙塵直撲臉上，除了留宿的蒙古包外，爬再高都見不著其他人家。我在蒙古包裏待不住，晚飯後，拉著友人在原野中漫步，彷彿置身海上，遠方的地平線拉成一條筆直的線，視野沒有阻礙，冷冽的晚風撲在臉上，呼呼的在耳邊響著。我試著，盡力融

進這片黃沙裏，想像如悲歌般的長調歌者，一個人孤零零在大漠裏牧羊，以歌敘情，將思念、愛意、對天地的敬懼，都放在歌聲裏，對著自己對著草原，唱著。入夜前（九點左右，因緯度高，天暗得很慢），女主人拿了一個小白桶，穿梭在羊群間，席地而坐（就坐在到處都是，躲也躲不掉的羊大便上），汲取明日所需的羊奶（我才奇怪為什麼今天的奶茶腥味這麼重，原來是因為太「新」鮮）。看著他離去的背影蹣跚，突然間發現，蒙古女人的背影都好像，走路時整個身體左右搖晃著。看來蒙古男兒雖然需與自然搏鬥，努力養大牲畜換取生活。這兒的女人為了持家，要背負的擔子也沈重。水要從遠方運來，一桶水得用一整天—煮飯洗碗刷牙洗臉都只有一桶，食物都是從麵粉開始做起—麵條包子大餅餃子，在有限的材料裡變化著。

似乎排球在此地相當流行，這家人也有戶外排球場，三個小男孩活力十足，一下午在我們身旁跟前跟後，絲毫不顯倦意，最小的男孩是女主人的外孫。野外家庭都早婚，為了多點人幹活，維持被大自然快速折損的肉體，這兒生命的週期轉得特別快。

06/03

沙漠的確是個地獄，我不只是單論它的酷熱和乾旱。而是行走於其中時，身體的水份一點一點的被前方越昇越高的火熱太陽給榨乾，看著遠方地表演高溫而產生如同水流的折射現象，再加上不管走多久，四週的景色就像鬼打牆一樣，都沒有變，我是認真的，你的意志力跟情緒控管能力決對會降到你無法相信的低。

我越走越不對勁，越想越氣，在烏蘭巴托Bagi跟我收二十五美元的說明會上，明明就說這一段有馬可騎，到了這裏就只一句，我們沒有馬，下一個蒙古包才有！這又是什麼鬼話。因為在地獄裏脾氣變得更壞，在走了超過三小時，中午十二點半，烈日當頭，告訴你！本大爺我不走了！開什麼玩笑，你們一家子輪流騎車，就我們兩個傻子一路走到底啊！去給我馬帶過來，不然不走了！

在我以「稍微」嚴肅的口氣和他們溝通後，他們終於懂了，留下兩個小孩陪我們，兩個大人先騎到下一個蒙古包去牽馬過來。

這一等就是一小時，等到我們快被曬傷後，大爺脾氣也走了，認命的跟著小男孩再度步行（只是我不懂，原本往北走，怎麼這回又往南了？怎麼問，兩個小男孩的英文單子只有yes，算了，反正有人質在身邊，他們一定找得到我們。）

又過了一個小時的鬼打牆行軍，總算前頭塵土飛揚，一名騎士帶著另外兩匹馬前來（也就是說，總共花了兩小時，馬才出現）。沙漠裏的馬性子烈，比起上回在湖區騎的馬，脾氣暴躁得多，連主人騎上去都還會使性子，我們和主人面面相覷了一會，還是得硬上（廢話，是我要求要有馬的耶，如果因為害怕而不敢騎，那多丟臉啊！）。還好，除了這三匹馬老是愛擠成一團之外，也沒出什麼狀況。而這段路果然長，我們走進一座峽谷，裏頭是另一個牧區，有牛呢！看來這兒應該水草頗豐。一個男人在乾涸的河道裏鑿了口井，汲水給羊群們喝。我們持續往前。

翻過一座座土丘，終於，在一個半小時後，看到中午要停留的蒙古包（約三點半左右）。

Ger 5

這家人看起來比較有錢，還有衛星電視可看（忘了說電從那來。這兒風大，就地取材，用風力發電，風車連接至續電瓶，再搬回家用）。午餐是久違的炒飯，雖然看到飯很感動，但是一路上舟車勞頓，吃不了幾口，只想喝水。休憩片刻，主人拉了簡陋的馬頭琴，大家開心的唱了幾首歌後，因為還有很長的路程，並且要跟脾氣壞的馬博鬥，只得馬上上路。

一路上的風景變化更劇烈，巨石林立，馬匹艱辛的走在石道上，兩旁的巨石因為風化，被切割成一塊塊巨形豆腐，很壯觀。尤其是當大鷹自上方盤旋而過時，更顯壯闊！要是在現代文明入侵前，sharman於此，藉附神靈起舞，四肢顫抖，張口吶喊，以巫覡之名撒下神諭或治療疾病，會是多懼人的場景。

Ger 6

穿過巨石岩林，抵達第六個蒙古包已經八點多了，答謝一路上辛苦照顧我們，免於被馬欺的爺兒倆，進到外頭綁有ger to ger 惡魔標幟（知道我有多恨他們了嗎？）的蒙古包裏。這可是專門用來待客的蒙古包哦，可見這家人多有錢，與第一天留宿的Mcbhod真是無法相比。而且，晚上的羊肉炒麵裏頭，竟然有放孜然耶！我們毫不客氣的把整盆炒麵吃得精光（這裏的食物在料理好後，很奇怪的，都放在台灣用來

洗衣服的那種塑膠臉盆裏，但也顧不得乾不乾淨有沒有毒，總之，這裏吃只為了求生，沒別的感受可言）。早早上床就寢，畢竟今天的旅程算長的了，我們兩也累壞了，加上，這是這趟旅程裏，頭一回睡到床（包括我在Ulziit學琴的九天，也都是睡地板），感動到邊睡邊流淚。

06/04

又是一個風大的早晨，考慮了很久，還是得翻出厚外套，因為今天的徒步行程有十二公里，要穿越一座座的大岩山，前往最後一個蒙古包，有了上回受涼的經驗。說什麼也不能再大意讓自己生病。

老媽媽和小男孩一路帶著我們，從岩區的邊緣，走進一座座的巨岩林裏。這些巨岩在經過長時間的風吹日曬後，被侵蝕成各種不同的形狀，大部份都以圓形為主，少部份造型特殊的，便被命名並成為景點。走著走著，便慶興今天是風大的陰天，在沙漠裏，這種天氣反而適合行走，不像之前在烈日下，沒走多久，太陽的熱氣就像巫師般，將你的體力和意志力在不知不覺中吸走，無法再往前進。而風在岩區裏因為對流的關係，產生了巨大的聲響和勁道，讓人行走其間得拉緊外套低頭向前。

三小時過去，來到一個巨石平台前，四週被巨岩山包圍，放聲吶喊，聲音便環繞在山壁間，迴盪著。這兒就是自然劇場，每年夏至，當地民眾和長調歌手便會聚集於此，搭起一座座白色蒙古包，週圍停滿吉普、摩托車和馬匹、駱駝。在此展開長調音樂節。這兒就像天然的羅馬劇場一樣，有極美好的迴聲系統，當聲音在層層疊疊的巨岩山壁間迴盪時，變得更柔和空靈。可以想見要是當長調歌手們齊聚與此，人聲馬頭琴和鳴的壯闊景象。只可惜我們來得太早，只能想像，無法經歷。

於午後二時，終於走出了巨岩林，來到山腳邊的第七個蒙古包，也就是這趟旅程的最後一個蒙古包。裏頭住著兩位老人家和一位十四歲的女孩，雖然英文不好，但讓人意外的是發音很標準。因為不喜歡蒙古包裏的悶熱，我拉著心不甘情不願的友人四處亂走，晃啊晃的，晃到一個荒廢的休閒聚樂部，前頭停了三台嶄新的吉普車，接頭看到後頭山壁上有一個個的人影往下爬。向前攀談，是自烏蘭巴托來的旅客，看來是相當有錢的人家，裏頭還有一位老兄著整套的軍裝，和蘇聯式軍服頗像。只可惜沒膽跟他要求和照，打完招呼後，我硬是推著友人往山上爬。登上岩頂後，景

色果然震撼，四週黃沙一片，綿延出一座座大小岩脈，蜿蜒吸附在黃土地上，一片死寂，只有在近看時，才能見著萎縮的小樹和岩苔在等待著雨季到來。

意外發現，蒙古包裏的老人家，原來正是中文導遊書裏的老醫生，自大岩區警察退休後，並沒有歸鄉，留在山腳邊上的蒙古包裏，繼續看守著這片他所愛的自然園區。心懷敬佩的將書本拿給他簽名，他立即掏出書中所列的兩塊朽木雕，我們驚呼連連，真是沒想到他都還記得。

老奶奶拉著我們倆，走遍書中所列的岩洞，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像小叮噹縮小門一樣的子宮洞，進入後得從小小的洞口鑽出，頗有初生的意象。

吉普車於六時三刻到達，我們揮手告別老醫生夫婦。車程經過兩三個之前停留過的蒙古包，雖然才短短四天，但因為是一路上盡是行走、駱駝、馬匹。都是很傳統、緩慢的移動，心中的感受和情感特別濃厚。我們花了四天行走其中，經歷了沙、礫大漠和巨岩林區，而他們確都是花了一輩子與環境搏鬥。入夜前將明日所需的羊奶準備好，一早開柵門將羊群趕出門留下小羊，不時驅車查看羊群狀態，在沒水沒電的蒙古包內料理家中大小雜事，備妥一日三餐，自製日常所需簡易器具食材，甚至挖空心思費時製作精美繡布雕飾，細細經營打理吃喝睡都在此的蒙古包，對於這些，我也只能經驗、感動。

06/05

經過一整晚的休息，一頓精美的晚餐和熱水澡，消除了大部份的疲勞，今天起了個大早，整頓好行李，發了簡訊給無能的當地經理人，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等待。在沙漠小鎮裏，我們其實什麼都不能做，都得靠當地人來幫忙打理交通聯絡等事宜，要是像這回碰到一個沒心為你做事的經理人，也只能自認倒楣，付錢了事（最怕的是付了錢還是什麼事都做不到）。

終於在十一點，我們花了五倍於公車的錢，找到了一台要去烏蘭巴托工作的吉普車（但是我偷看到另兩個蒙古人只付了一萬五蒙幣，而我們一人卻要付四萬！）。司機大哥人很好，車開得很快，不到五小時就回到首都。但前頭坐了一個很大牌的老頭，上車後就開始喝酒，接下來就一直發酒瘋，先是手舞足蹈的跟司機大哥講話，再來是猛問我們他僅會的中文：好不好？聽不懂。二小時後我裝睡醒來，他老兄也

睡著了，但是左手在空中揮舞著要找支撐物，而他抓到的竟是車子的排檔，嚇死人了！司機大哥撥開他的手他又抓回來，後座另一名蒙古青年已經笑到快翻了，本人則是被嚇到瞪大眼睛，不知道接下來會發什麼事。總之這五個小時原本就很困難的原野吉普旅程因為這個老頭變得更加難熬。在到達烏蘭巴托後，我們兩偷偷的擊掌叫好，終於回到文明社會，就算只有一點點文明也是讓人感動的。

回到Khongor Guest House，意外的發現兩星期前遇見的鈴木先生、馬來西亞華僑、荷蘭男人都還在，大家聚集在此準備下回的行程。讓我想起孫梓評在「綠色游牧民族」裏寫到：還好時間不是直線，而是一個圓，繞著繞著，我們總會又聚在一起。大伙開心的交流著過去這兩個星期，我們在蒙古各地所經歷的大小事。原來北方早晨還在下雪，中午則熱到所有人脫了衣服，他們一天經歷的四季比我在沙漠裏的還激烈。以及我們在旅途上碰到的爛事，我說了關於鉅額交通費的事，他們說了只會把所有東西丟下去煮的蒙古廚子和下雪洗冷水澡。但我們也都異口同聲的讚嘆著蒙古的美麗，沙漠的壯闊和北方森林湖區的豔麗。身處險地，生命必然產生變化，我看著變黑變多話的鈴木先生，再想起在火車上他因語言不通而表現出的冷漠羞澀，我偷偷想著，不知道他們看到我是不是也覺得我變得更剽悍了呢？沙漠行走十四天，在我生命裏留下了些什麼呢？我期待著禮物被揭開的那天。

第三節 巨大的餿水桶－烏蘭巴托（06／05～07／08）

等待老師

我是五號回到首都烏蘭巴托的，我必需說：文明真好，讓我有重新為人的感覺。但其實也沒那麼好，首先是，城市的熱水管線在分區維修，而且聽說老闆買了三個熱水器都無法正常運作。不得以，只好找出一個很舊的電熱水器，用一點點的溫水來讓大家能稍微清潔一下身體（畢竟我是南方人，身體容易出油，就算不臭我也是會覺得不舒服）。我真的不懂為什麼這麼簡單的熱水要求在這裏會變得這麼困難？但是我已經在這裏待了三天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除此之外，老闆幫我找的老師，跟我約星期五見面，沒出現。改約星期六晚上，電話關機不聯絡，一直到今天下午亦遲了半小時才出現。Toroo搖搖頭說：這是蒙古模式，他也很無耐。

老師是一個驕傲的年輕小伙子，和khongor一樣，瘦瘦高高綁個馬尾。而今天並非正式上課，而是Toroo特別要求，在上課之前，希望我check老師是否ok？如果我不喜歡，就取消這個課程（這是相當貼心的安排，比起之前沒良心旅遊公司，我簡直受寵若驚）。但也因為非正式上課，以至於我們兩都不知從何開始，好吧，還是由我打破沈默，就先把我會的讓他看看，至少有個底。在看完我學的三首歌後，驕傲老師直搖頭，說我所有的練習都是錯的，歌曲也是錯的（果然驕傲吧！），得重頭練過。而在聽完我自己亂練的喉音後，他不屑的輕輕搖頭說，這不是喉音，然後瞬間展現他高超的喉音技巧，本人當然是佩服，但是你知道的，這種教學過程很讓人不舒服。而後，他給了超難的三個練習：khoomei的五度音練習、karagyraa的二度音練習，和結合khoomei與karagyraa的二度音練習。要重新捉到正確的khoomei發音已經夠讓我頭痛的了，更何況我的kargyraa原本就很弱，光是單練就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了，更別說是結合兩者。

但在今天的二十分鐘課程裏，還滿多細節被捉出來檢視的。好比說，在我的記憶中，三年前在學校的工作坊裏，我學會怎麼利用胸壓擠出喉音，但怎麼練，都覺得聲音又細又小，很難被放大，在今天的課程裏，我才明白原來和唱歌的原理一樣，還是得回到丹田發聲。把聲音的共鳴往下沈，用肚子的力量，來撐住底音，放鬆喉嚨，自然就可以放大共鳴（用肚子的好處是，共鳴腔可以從原來的胸腔擴大到整個腹腔，聲音可以變得更厚實）。萬流歸宗，原理都是共通的。而且老師發現，我在轉變泛音音高時，基礎音會跟著變化。老實說，我對自己的聲音的敏感度原本就很低，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一天到晚唱歌走音。在此之前，我並未發現這個問題。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糾正，加上下午瘋狂的練習khoomi三個小時，總算重新感覺到「動舌頭不動聲帶」的技巧。注意！是感覺到而非掌握，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跑掉，回到原來的發聲模式，得很小心的練習才能改正這個問題。

再來是kargyraa的練習，我的喉嚨到半夜都還在痛，因為滾動假聲帶沒有輕鬆的練習法，我跟老師說這種唱法對我來說很難掌握練習方向時，他也只是臭屁的說：是

嗎？這對我來說很輕鬆啊！然後又「輕鬆」的炫了一段高技巧唱法。似乎沒有想多做解釋的動作。我也只好硬著頭皮練給他聽。好不容易在聲帶被自己毀掉之前，稍微感受到了某種滾動的方式，能發出比較厚實的共鳴，又來了第三個功課，把兩種技巧加在一起唱。

這完全讓我瀕臨崩潰的邊緣，不管我再怎麼努力，只要我一捲起舌頭，我的舌根就會跟著假聲帶一齊滾動，發出超好笑的漱口聲，就連老師離開後，我從三點練到八點，都沒有長進，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只能告訴自己，明天早起，到外頭先做基礎發聲練習，暖完嗓子後，在老師來之前，看能不能練出心得，就算不能，我還是可以有問題跟他討論。

這個老師和鄉下的老師態度上完全不一樣！嚴格、仔細、驕傲、狂妄（他在走之前，要我特別記住，他是第一個能把所有泛音都唱好也拉得很好的樂手，雖然不是頂尖，但他是第一個年青人可以到達這個成就）。前兩項的確是我這個初學者相當需要的，我也不喜歡老師鄉愿，總是說很好很好，然後我要跟他討論細節時，又都很模糊的帶過。所以我相信這個老師的確能讓我在學習的初期，建立良好的練習習慣和方向。但後兩項的問題也很大，不可否認，教學態度會左右大部份的學習成效。我實在無法跟一個冷漠自大又刁鑽的人相處。在試教完老師離開後，Toroo面有難色的問我，覺得老師怎麼樣，我據實以告，我喜歡他的仔細，但他的態度我不敢恭維。而荷蘭朋友特別在乎我的感受，一直跟我說，這個人不討喜，而且要是我不喜歡他，在學習的過程中一定會抗拒，這樣對我很不好。我也很為難，只好找Khongor討論，畢竟他們兩在同一個樂團。他說這個人平常就是這個樣子，而且蒙古老師大部份都很驕傲，他的學習過程也都是這樣。我覺得我要說重話了，這真的讓我感覺到「落後」。這並非文明的表現，整個國家，只要有才能就可以驕傲，這算什麼文化？

我最後決定，我還是想試著跟他學習，希望能從他的嚴格和仔細中成長。反正我每天也只跟他相處一個半小時（但我不騙你，光想到每天要跟他相處一個半小時，我真的頭痛了，是真的頭痛！），其他時間我還是只需要面對自己，跟自己練習。就期許自己「嚴師出高徒」！哇哈哈～（真的很愛自己騙自己耶）

學習等待 I

我待在烏蘭巴托的兩個月裏，都會停留在Khongor guest house 裏，住宿單人房一天十美元，還附早餐、隨時都能用的熱水和咖啡、茶，網路（有電腦和網路線兩種，不管你有沒有帶NB都很方便），位於市中心，離最大的國營百貨只有不到五分鐘的路程，在這個沒有美感的半現代化都市裏，是難得的沙漠綠洲。

老闆Toroo是有中國血統的蒙古人，自稱是在首都長大的city boy（意思應該是他不會牧羊或打獵吧）。做事極重效率，在這個充滿「蒙古時差」的都市裏，他努力的訓練他的司機與導遊們“On time.” 所有員工只要不準時就得離職。這在蒙古是相當難得的，其他的旅行公司只會請你一等再等，而且會無所謂的跟你說，這就是蒙古，沒辦法。我很痛恨任何事情都無法在計劃上進行，但這裏真的就是這樣。今晚Toroo來跟我說抱歉，讓我從下午就開始等著要去樂器行試樂器和買新的弓，等到晚上九點多我醒來，店家都還沒打電話來，他一直跟人家拜托，請明天一早就讓我去買，免得我無法上課練習。然後他突然開始跟我說他真的很抱歉，老師遲到，買東西延後，班機延誤，行程延後，他外出辦公也只能不停的等等等…。說在這裏做生意好難，他可以請不守時的員工走路，但還是得面對一群有蒙古時差的蒙古人。我也只能趕忙的說我能理解（雖然我不能原諒），這是沒辦法的事！請加油！這也難怪為什麼這裏總是充滿一批又一批的旅客，而且很多都是再次造訪，因為你將事情交給Toroo處理，他一定會想盡量方法去完成，而且就算原來的的方法達不到，他也會主動想新的方法建議你，是骨子裏流著異國血統的關係嗎？在這個混亂骯髒的城市裏，我想也只有他能有所堅持了！

而今日的課程進行得不錯，因為我實在無法忍受跟老師之間冷漠且機車的關係。所以在我看到老師今天一身嘻哈裝扮出現時，馬上抓緊第一時間稱讚他穿嘻哈裝超屌，年輕人果然一下就爽，再加上我跟他說我有在幫政府處理，每年自蒙古邀請來台的樂團相關行政事宜，他馬上就問我知道他的團嗎？他們是很現代風格的樂團，有六個團員，四個馬頭琴手，一個打擊樂手和一個低音Bass。態度雖然沒有像Khongor一樣熱情（教學過程中不斷跟你擊掌表示他很開心你抓到要領了），但至少是善意的嚴格，這也讓我安心許多。

馬頭琴課程中，重新學了Jaron，因為他覺得我之前老師教的是屁，全都是錯的，他有義務要教我真的Jaron，於是我們重頭學起。節奏的部份大至相同，但左手的技法更覆雜快速，得十分心平氣和才有辦法讓左右手同時進行。

而在喉音的部份，因為我在泛音的音準上大有問題，我的基礎音一直會跑動，五度音的練習對我太難，便改成二度音的練習。而且老師企圖教我用泛音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實我是很不願意啦！但是也沒差，反正當前的要點就是得先保持底音不動的移動泛音。練習練習練習！

學習等待 II

這五天，老師只來了一次，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而我就每天在房裏，一邊痴痴的等，一邊獨自練習。而我再怎麼忘穿秋水，也等不到老師，老闆看不過去，打電話給他，得到的答案竟是「你知道的，我很忙」。這是什麼鬼啊！看來他真的沒心教我，而我這個笨蛋，早該在第一回等了三天才等到他時，就該放棄跟這個孤傲的傢伙學習，又是愛撐的結果，還想說要改變師徒關係，或是嚴師出高徒，其實人家根本沒把我放在心上。說真的，還滿傷心的，我滿懷著期待來這裏學習，蒙古的音樂文化，結果得到的是這般下場，像被潑了盆冰水，往好處想，也只能怪自己遇人不淑，等待下一個老師出現囉！

因為是初學，以往沒有練習這類樂器的經驗，從開始接觸至今，也只有兩個星期多，就連最基礎的爬音階，都充滿了殺雞般的慘叫聲，更別說是曲子了，暴戾之氣極重，連在白天練習都會覺得有鬼在哭嚎，只有一個字，慘！

而喉音也只能重頭苦練發音，希望在老師來之前，能先矯正之前忽略的部份，重新體驗舌頭和音高之間的關係。

在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詢問和交涉後，確定了台灣人無法進入圖瓦國，我也釋懷了，就放棄吧。也沒有真的很難過，我對於圖瓦國的夢想並沒那麼重，我此行的目的也只是想將喉音和馬頭琴練好，到那學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性。加上三年前他們來台演出時，我亦有參與行政的部份，見著了這一群住在與世隔絕的天堂住民，在成名後，所呈現出的勢利與高傲，除了痛心之外，也失去了探訪他們的期待，若去不成圖瓦，那就去內蒙吧！去看看同一個蒼穹下的另一片草原，友人興奮的跟我介紹

著，夏季來臨時，那兒會是怎樣的美境，同時，那兒家家戶戶都拉琴，就如同台灣小孩學鋼琴一般的熱潮，我也期待在那兒見識到馬頭琴的另一種音調。

馬頭琴的基礎練習

換了專業的老師果然不一樣！上課準時不用說，重點是有技巧有耐心的帶領我進入馬頭琴的演奏世界裏，這才讓人感動。

本週的課程主要是集中在基礎訓練上，沒辦法，之前在鄉下的密集課程，對學院派的學者來說，只能是體驗課，學院的要求還是得以最嚴格的格準來訓練。老師不斷的提醒我要記得六大原則：

1、每個音需要的力量：在下個音出現之前，自己就要先想好下一個音是什麼，要用多力的力量去推它。同時記得，左手四指用的力量，與姆指和右手持弓的力量是平等的，所以一次要且時提醒自己三個部位需要的力量。

2、音準：下課之後，老師離開了，自己要當自己的老師，用耳朵仔細去聽每一個音，不準就從頭來過，音準是不用說的基礎，沒有音準就沒有音樂。

3、手指順序：老師一直強調，好的音樂家是連那個音用那個手指頭都很清楚的，練歌之前要先記清楚手指頭的順序，在下一個音出現之前，腦袋裏就要先知道，下一個音用的指頭是幾號，免得手忙腳亂，難看。

4、連續運弓：要習慣不管左手再怎麼不熟，右手運弓都不能停，左右手得分開運作，並且得讓自己的左手練到每個音都能瞬間到位，並且，音在手指一碰到的那一剎那，就是準的。

5、節奏感：要找到每首歌的韻律，讓音符的運行是有呼吸感和生命力的。

6、以上所有的原責得同時運行，也就是在每個音符出現之前，上述所有原則早已在心裏都走過一遍，有自信的讓每個音符呈現出來。

這應該是所有擦弦樂器的共通原責吧！只是對於我一個全然無經驗的新手來說，我充其量只是節奏感好一點，其他的都只能不斷的提醒自己，難免手忙腳亂，但至少慢慢的，一步步的完成所有要求。

馬頭琴課程記錄

孟合圖夫遜老師是外蒙國立藝術大學的年青教授，我的好友，旅店老闆的大兒子 Khongor 就是他親手調教出來的青年馬頭琴演奏家。他是相當標準的「學院派」老師，因此從看譜、手型、運弓…等細節，全都照著學院的標準來。先是有一堆降記號的五線譜，看得我頭昏眼花，再來是左手爬音階的手型，如何在任何狀態下都保持像是握雞蛋的樣子，並且規範出每個音要使用的手指頭，幾號手指會拉那些音符，在歌曲進行中要如何安排手指的順序，之後是右手運弓的位置，力道的分配…等等。與之前在鄉下的學習完全不同。

在學此學習的期間裏，每天早上，梳洗完用完餐後，我就自個兒背著琴，搭上公車，前往市郊的老師家裏，先在老師的監督下，拉一個小時的雙弦運弓和F調的音階練習。再驗收前日所教歌曲，最後再看是延續舊歌練習或是另教新曲。

老師最常講的話是“Listen”，音拉不準的時候、拍子不對的時候、運弓有問題的時候，都會聽到這個字。老師很強調訓練自己的耳朵，要讓耳朵在練琴時跟著一起進步，在下課後，自己才能成為自己的老師，用自己的耳朵去監督自己的學習。這對初學者來說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個概念，畢竟老師不會一直跟在你身邊，自己能成為自己的老師才是最重要的。

和孟合圖夫遜老師的學習過程是相當愉快的，雖然壓力很大，他從不把「初學」當一回事，總是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我的學習，因此每天回到小旅店後，總會要求自己至少對當天的功課做四小時以上的練習。老師的要求很明確，音準、節奏、視譜，最後才要求味道。是很有效率的教學法，也因此，在跟他學習的過程裏，對自己紮下很好的基礎。

美中不足的是，孟合老師是很「洋派」的老師，老是教我西洋經典曲調。當然，西洋的曲子變化多、技巧複雜，對於學習來說，很有幫助。但我千里迢迢跑到蒙古來學習，可不是為了拉「小星星」或「聖誕歌」耶！本人可是懷抱著滿腔的蒙古夢才來到這裏的，結果連「教父」的主題曲都可以變成一星期的課程。最後我實在是受不了，才跟老師提這件事，老師才發現我要的方向。但為時已晚，到最後，老師還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教了我兩首經典小提琴曲，難度之高，很夠我回去好好學。看來

只能把希望放在西蒙的老師身上，希望再度去到鄉下後，可以學到更多有蒙古味的小調。

超完美喉音音樂會

看得出來，蒙古政府有心讓喉音及馬頭琴從傳統走到世界，大力推廣讓世界只要聽到這類音樂就會先想到蒙古。畢竟「蒙古族」的分布太廣（誰叫當年他們的祖先那麼能打，到處都留有蒙古族後裔），以我所知，蘇聯就有「布里亞特」和「圖瓦」，中國也有「內蒙古自治區」。而所有世界音樂迷早因「Huun Huur tu」、「sainkho」、「Khongor-Ool」、「Alash」等名人及團體，知道了喉音及馬頭琴，再加上近年中國內蒙古來勢兇兇，先有「烏仁娜」在德國起家，以長調攻陷世界音樂市場，再加上大型民族音樂歌唱賽事，讓所有民族好手全力動員，爭取每回只有一個得勝成名的員額。眼看馬頭琴和喉音的地位就要不保，於是蒙古政府此次特地舉辦大型喉音Festival，先是頒獎給有功人員，再來是表揚老中青的喉音好手、團體，並且聚集眾家好手，同台颯歌。超過三小時、三十名以上的喉音歌者、數不清的音樂家，看得我眼淚都快掉下來了。一場超水準的演出，讓我整個人活了過來，完全忘了之前的辛苦及等待，有種被充滿電的感覺，一心期待喉音老師快點現身，開始學習課程。

以下，分別以曲風來簡介音樂會內容

classic

大幕拉開，一整個交響樂團坐整齊的坐著，指揮走進來，請出首席到台前坐定，開始指揮樂團演奏。首席先是拉了一段琴，再開始和樂團以喉音對唱。感覺上這是所有演出風格裏最難的一種，因為喉音的音準並無法像樂器或聲樂般，可以用絕對或相對音高來定位。有幾個泛音就是會稍微偏一點，這是沒辦法的事。但我得說，行家出手，真的不一樣，雖然有幾個小段子音有點怪怪，但整體來說，很完整的將喉音放進「交響樂」的型式中。

在音樂會的最後，更有四人、及六人，以聲樂演唱的方式，與交響樂團合作。都很成功，氣勢磅礴。尤其是因為唱喉音時，要用極大的氣壓和丹田的力量，所以每個

歌手在演唱時都突然間帥了起來，每個人都好像巨人一樣，昂首睥睨觀眾，煞是好看。

Pop

這類的演出都是放音樂，歌手獨唱，曲風有傳統、世界民謠等，最誇張的是用喉音唱「Time to say goodbye」，這已經無法說好或不好，因為我跟一旁的德國女孩早就被嚇呆在椅子上了。

Rock

這回我只見到一個搖滾團。說到喉音搖滾團，「Huun Huur Tu」應該是老前輩吧！他們首次將喉音歌唱帶進西方世界，嚇壞所有流行樂手和聲樂家。法國民族音樂學者陳光海更是因此投入研究喉音數十年。

這個團是緩颯團，屬後現搖樂風，有點像台灣「閃靈」的調調，華麗的音樂和低沈的吟唱。我還滿喜歡的，雖然音樂性稍嫌不足，感覺可以再更華麗一點，尤其是鼓手的技巧及力度都不夠，讓人聽久了會對節奏感到疲乏。但這應該會隨著時間的腳步改善，至少歌還行，而且聽說他們有很強的經紀人，在歐洲有相當程度的知名度。

Tradition

首登場的是兩名老者，分別演奏馬頭琴和冬不拉，以傳統對唱的方式，讚頌烏蘭巴托。我猜應該不是傳統歌，因為首都改名是近代的事，但型式和唱法應該都是以老調的進行法去譜寫的，像是兩個老人家在聊天一樣，爭著介紹他所知的烏蘭巴托，是一首輕快的小調。

不止一個團體用了傳統樂團的配置。主要的樂器有一馬頭琴、冬不拉、揚琴、笛子等，主要都是演唱傳統曲目。但最讓人驚豔的是一首來自布里亞特的民謠，從哀傷到激昂，其實只有兩個主旋律在跑，一直重覆，但寫的唱都太好了，整個情緒都被牽著走，只能說感動，太感動了。

而有一個傳統團（不是烏蘭巴托的團體。據Khongor的分法，只要不是白白胖胖的都是鄉下團…我一個無言。），其實唱得也還好，琴拉的也還好，中間還有小出錯。而後來才知道，兩名小喉音歌者都才國中。主要是鼓勵年青人回頭學習喉音。讓我大為感動，總算在圖瓦以推廣喉音做為今年政府首要工作後，看到另一個國家決心想辦法讓傳統能存活在當代。

Women khoomei

此回總共有五名女性喉音歌者。能在這個場合見到她們，應該也是某種平權的象徵吧！至少代表政府的立場是鼓勵女性投入喉音歌唱藝術。

而女性歌者的樂器都是揚琴和古箏，此回我沒見到女性馬頭琴演奏家。而她們的歌聲較為細膩，我還滿喜歡的，只是在唱低頻時，會有點性別錯亂的味道，也不錯！哈哈！

World Music

還記得去年新光鼓舞音樂節，有一團四人穿著印地安風格服飾的喉音團體「阿爾泰之聲」嗎？他們也在此次的喉音傑出演唱團體內。也是上回聽過的曲子，但團體人數增為六人，這應該才是他們完整的團員結構，因為同一首去年我覺得不怎麼樣的歌，此回重聽簡直是驚為天人，整個遼闊了起來，把現場瞬間拉到了天藍草綠的夏季牧區，美極了。

夠嚇人吧？真的要這樣才能讓傳統活下去。他們光是一個喉音和馬頭琴就可以融合進這麼多種音樂型式裏，而且每個都做的真的是有模有樣，雖然有些朋友對於傳統相當堅持，覺得放進交響樂的五線譜裏，傳統民族音樂就死了，或是搖滾曲風不倫不類，簡直不像樣！得原汁原味才夠嗆之類的。到也不用如此極端，畢竟時間一直往前走，全球化的風潮早已滲近地球的每個角落，就連許多非洲小部落裏，我們也都看到他們穿著短褲、T-shirt，想躲都躲不掉。越多型式代表著越大的包容力，也越有機會被保存下來，我樂見其成。

喉音簡介

喉音是蒙古特有的演唱技巧，一個人可以同時演唱出兩種以上不同的聲音，並可輕楚的聽見在演唱時需利用極大的胸壓，自聲帶擠壓出神祕的哨音。而這個哨音是可以在演唱者的控制下，演唱一些簡單的小曲，範圍不超過八至十二度。圖瓦人首先將這樣的民族演唱技巧帶至歐洲，瞬間瘋迷了整個世界音樂界。

「呼麥」是圖瓦文xoomai（蒙古文為choomei，西方拼法為khoomei）的中文音譯，原義指「喉嚨」，引申義為「喉音」（Throat singing），一種藉由喉嚨緊縮而唱出「雙聲」的泛音詠唱技法。「雙聲」（biphonic）指一個人在歌唱時能同時發出兩個高低不同的聲音。而這項源自圖瓦人的傳統文化，近年來在歐洲蔚為一股風潮，許多歌手紛紛至圖瓦及外蒙「取經」，並轉化出更多不同的雙聲唱法，統稱為「泛音」技巧，而這許多的名詞在九零年代之後，英美逐漸統一用法為：

（1）直接以khoomei指稱圖瓦、蒙古的呼呼麥，同時，為了方便一般讀者、消費者，也以throat singing 予以意譯。

（2）將西方歌手、樂團所模仿、研發的喉音、泛音統稱為overtone singing或overtone chanting。

以上文字引用／ 改寫自美育雙月刊NO.140，鍾明德 2003 「呼麥：泛音詠唱乃入神的上道。」

目前最常見的喉音有三種：

呼麥（Khoomei）為蒙文裏頭「喉嚨」的意思。是所有的喉音唱法裏頭最為古老的一種，其餘的唱法皆是源自呼麥的技巧。呼麥來自模仿羊的叫聲，本身的音質類似風颳過岩壁的聲音，有種獨特的神祕感。

西奇（Sygyt）的原義是「擠出來的聲音」。拔尖的高音是其最大的特色，是人聲的極限可能。而此種盪漾著西伯利亞薩滿魔力的特殊聲音，常使許多人在首次聽到的當下，就深深的陷入喉音的世界裏，不可自拔。

卡基拉（Karagyraa）有「咆哮」、「哮喘」的意思，圖瓦人以其為模仿北風的咆哮與駱駝失子的悲鳴。

八個每天都得做的喉音¹基礎練習

一、吸氣練習：吸氣，將氣存在肚子裏，練習腹式呼吸，運用橫隔膜的力量來呼吸。

二、摒氣練習：吸氣後摒住氣，將氣存在丹田裏，學習感受喉音所需的極大氣壓。

三、單口腔喉音²練習：將前兩個練習合在一起，發出單口腔喉音，練習震動舌頭。在不改變底音的情況下，練習口腔空間的變化。

四、雙口腔喉音³練習：將一、二的練習結合，加上捲舌，發出雙口腔喉音，練習捲舌的喉音。在不改變底音的情況下，練習雙口腔的空間變化。

五、發聲路徑覺察練習：躺著練習發聲，藉此找到口腔、喉嚨、丹田之間的聯貫性。吸氣進丹田，發聲時，同時抬頭舉腳，強迫腹肌用力，將氣頂至聲帶，如此擠出的喉音，才是正確的發聲路徑。

六、舌頭練習：a.練習在發聲時，輕輕抖動舌頭，發出如小河流轉的喉音。

b.練習打舌尖，發出如引擎般的轉動聲。

七、嘴脣覺察練習：發聲時，嘴脣放鬆，不可靠嘴脣改變喉音音高，需小心覺察面部表情是否有因用力而扭曲改變。

八、聲樂練習：將氣沈至丹田，發聲時下顎稍稍往下拉，加大口腔空間每個聲音出現時，要乾淨，小心雜聲，要很有把握的發出每個聲音。

九、五個母音的發聲練習：用五個母音來練習卡基拉⁴和單口腔喉音。

¹ 原文：Khoomei，亦直接被音譯為「呼麥」。在蒙文中是喉嚨的意思，後來直接被用來意指喉音。而喉音的種類雜多，取決於不同音質或音高的底音、舌頭的運用與否，或是否用到鼻腔共鳴、開口閉口…等。其名稱亦為藝術專有名詞，我曾試著找過翻譯來聆聽這些單字，但都無法正確書寫或轉換成中文，因此，此後出現的喉音名稱，將以筆者的學習經驗，以其發聲位置來進行命名。

² 底音以模仿羊的叫聲為出發點，運用聲樂的技巧將聲音加厚變圓。發聲時舌頭平躺不動，以舌根來選取所要使用的泛音音高。

³ 底音同單口腔喉音。發聲時捲起舌頭，將口腔區隔成兩個空間，以移動舌尖的位置，來改變兩個口腔空間，進而選取所要使用的泛音音高。

⁴ 原文：Karagyraa，直接音譯為卡基拉。此喉音技巧為模仿駱駝悲鳴或北風的咆嘯聲。發聲時需滾動假聲帶，震動出低於底音八度的泛音。

喉音課程記錄、整理。

Ogcypeu，蒙古國最富盛名的喉音老師，也是國立音樂大學裏，唯一的喉音教授。他的學生不但遍及蒙古各地，包括內蒙古、布里雅特、日本、韓國、歐洲、美國都有他的學生，和我一樣，慕名而來。見到老師之前，早已耳聞其名聲，也擔心如此有名的教授，會不會只能教導進階的學生，像我這樣，土法練鋼的學生，他有辦法指導嗎？願意指導嗎？會像之前那位年輕老師那樣，盛氣凌人嗎？我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在預定時間之前，來到音樂學院。

體格壯碩的老師早就在門口等著，一言不發，領著我往二樓的教室走，穿過講堂，來到他的教授小房間，拉了椅子坐下，開始傳授我八個喉音的基礎練習。

老師不諳英語，我也無法說蒙文，只好拿起錄影機，錄下老師所講的每一句話，等待回旅店，再請人翻成英文。還好，音樂無國界，加上前些年，自我練習數種不同的泛音詠唱法，也研讀部份關於喉音的文章、網頁。對發聲的位置、技巧，多少有些認識，也己能發出「不標準」的喉音。在這個前題下，與老師比手話腳下，免強可以上課，就拿出全部的精神，仔細聆聽老師的聲音，想辦法模仿。

首先改正的就是「氣」的運用。還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攻讀表演碩士時，曾參與過Sainkho⁵女士的聲音工作坊。她的助手casper⁶在帶領男性學員進行喉音練習時，曾教導過我，將氣吸飽至胸腔，直至肩膀聳起，再將肩膀放鬆垂下，增大胸壓，再以最小的氣流量，發出基礎音。這的確是很圖瓦式的喉音唱法，如此擠壓出的聲音較為扁平，但極為響亮。但是與蒙古的喉音又不盡相同，我在來蒙古學習之前，試過各種不同的音高，共鳴位置，就是無法發出像蒙古人那樣圓潤的喉音。

而在第一堂課時，我才明白，原來蒙古人也是用「氣沈丹田」的方法。將共鳴腔擴大至整個胸、腹腔，使喉音能夠加寬加厚。但，明白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又是另

⁵ 來自圖瓦共和國，現旅居維也那。原為知名花腔女高音，而後回國學習喉音，為少數世界知名的女性喉音歌者，其專輯「Naked spirit」亦為發燒樂友必備經典。

⁶ 德國人，為sainkho現場演唱時重要的和聲歌者。從未前往蒙古或圖瓦等喉音國家，亦未拜師學藝，所有的聲音技巧皆來自聆聽音樂、模仿與自我鍛練。

一回事，這點應該所有的表演藝術工作者都能體會。積習難改，我用盡各種方法想達到如同老師般渾厚的哨音，但只落得被老師瘋狂嘲笑我臉部表情猙獰的下場。

老師拉來三張椅子，費力的將他龐大的身軀躺在小小的椅子上，然後吸氣入腹，在發聲的同時，抬頭舉腳，然後要我模仿他的動作。我累的滿臉通紅，老師還是不滿意，竟把他的腳也壓了上來，這一壓，腹部自然用力頂，突然間，氣整個通了上來，腹部的力量頂上了喉嚨，我第一次聽見自己發出那古老的哨音。

發出這個聲音的感覺和以往完全不一樣，感覺上聲音是貫穿喉嚨，經過胸腔，從腹部頂上來。聲音像是藏在身體裏，完全聽不出共鳴位置，這種音質是我從未體驗過的。雖然在之後的課程裏，老師依然用大量的時間和不同的方法來確認我的喉音音質，並未教導我許多歌曲，但是我長久以來的疑惑終於得到解答。原來這種聲音是不單只是喉嚨聲帶的控制，而是要想辦法讓哨音隱在喉嚨深處，這樣的聲音聽起來才不會像圖瓦一樣的扁平、直接，而會使得哨音的空間感變得很夠。這個發現其實是在上課快一星期才出現，為了這個聲音，我每天和老師在他的小琴房裏一練再練，跟著不準的鋼琴音階，一遍又一遍的爬著，總算在第一週課程結束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找到最難的底音後，下一個工作就是「音準」。而喉音運用的是泛音原理，透過特殊位置共振出的泛音，嚴格來說，音是很不準的，而我們只能確認在底音不變的狀態下，一次又一次的練習共振出的泛音音準，能趨近於絕對音準。

在這樣的練習裏，終於有種進入學院的感覺，就是每天重覆做一樣的事情，對著鋼琴爬音階，也不教歌，就是專心練基本，以至於在我離開前，我只學了一首歌—四座山。但至少我可以用各種不同的喉音技巧去演唱這首歌。基本的喉音技巧就有八種，其實每天都會有時間不夠練的感覺，但因為只能在這裏停留五週，我還是保持一貫的學習態度，先學會，錄下來，再回去練。所以只要確定我發出的聲音是對的，我們就會往下試下一個聲音。但很不幸的是，往往到了第二天，很多聲音又變了，所以我們一次又一次的，細細將所有的喉音都整理出來，然後爬音階，至於歌曲，我想，只能回去聽CD練了，但至少，我拿回了蒙古國的古老喉音吟唱技巧。

在離開前，最後一堂課，老師要我用他所傳授的八種喉音技巧，演唱「四座山」這首歌。在我唱完後，老師又錄了一段話給我，抱抱我跟我道別，說他即將回到鄉下

去避暑，希望我之後還能回到蒙古國，讓他聽聽我練習的結果。在很久以後，我才從蒙古友人的口中得知，老師錄的最後一段話是，他覺得以這樣的時間和基礎，我能學完這些技法，對他來說，他是很滿足也很開心的，而影片裏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學得很好，你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嗎？你聽懂了嗎？」。而一個月來，我們始終是比手畫腳來猜測彼此要說的話，也因為如此，我們才有這麼濃厚的情感，我不會離開喉音，所以我一定會再回到這個地方。

第四節 異地重逢 — 西蒙科布多省 (07/08~07/15)

一、喉音發源地、阿爾泰山、哈薩克族—關於蒙古西部科布多省



位置

科布多省〔蒙古語：Х о в д а й м а г〕始建於1931年，位於蒙古西南邊疆。

東面與紮布汗省和戈壁阿勒泰省、北面與烏布蘇省、西面與巴彥烏列蓋省為鄰，南面和西南面同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接壤，全省土地面積7.6萬平方公里，共分為16個行政縣，省會為科布多市。

地理環境

戈壁和平原占科布多省面積的20%，按地形特徵，可分為北部、中部、南部三個部分。北部為淺棕色土壤地帶，地勢平坦，氣候乾燥。該區除有眾多湖泊外，還有科布多河、布音特河等較大河流。中部為蒙古阿爾泰山脈和其他山脈所佔據，約占全省面積的三分之一。最高的是海拔4204米的孟赫海爾汗山脈。南部戈壁區為淺褐色土壤，是一個地勢平坦的半荒漠和荒漠地區。

科布多市

省會科布多市〔蒙古語：Х о в д，又名「吉爾格朗圖」，蒙語為「幸福」之意〕建於1761年，是一座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古城。科布多市位於寶音特河畔谷地，面積20平方公里，在烏蘭巴托市西1468公里處，是蒙古西部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中心。

二、生活、學習手記

離開首都來到鄉下絕對是正確的選擇，尤其，這裏是蒙古喉音的發源地—科布多省⁷。估且不論，我花了十天才拿到機票，也不論，當我好不容易取得鉅額現金，來到航空公司前準備要買機票時，目睹暴民和警察相遇，從推擠到攻擊，石塊、汽油彈在空中墜落，更不要說，我零晨四點和旅館經理趕到機場準備後補買機票時，空盪盪的機場把我們倆嚇壞，螢幕上顯示的航班完全沒有前往科布多的班機！原來是航空公司於前夜突然決定更改起飛時間至晚間九點（後來我才知道，蒙古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一天，都一定會再打電話去確認時間，因為「不可抗」的因素太多，更改時間是相當平常的事）。這些種種艱困完全無法阻止我，都只會更加強我想出走的意願。於是，在蒙古和「可抗」與「不可抗」之外力搏鬥了十天後，我在雷電交加，狂風暴雨的候機室裏，搭上了小巴士，一身溼的坐上了不知道是那裏淘汰後被送來這裏的超小型雙螺旋槳飛機，和一群旅客生死未卜的要橫越1500公里，向著西方，飛往與烏蘭巴托有一小時時差的科布多省。

三小時後，在一片漆黑中，降落在一個我完全沒概念，連旅遊書上都只用短短三頁帶過的西部小鎮。老師早就在那等著，一把抓過我的馬頭琴背在身上，要我坐下等行李。這兒的機場小到沒有行李輸送帶，是在一個櫃台，叫行李編號，再拿號碼牌去領的。這一等又是一小時，等老師送我到旅店時，已經是科布多時間⁸晚上一點了。

⁷ 真正的發源地是離科布多市區140公里遠的「長德門縣」。因時間的關係並無法走訪那兒，但在劇院內就有歌者是那兒來的，並有幸得以聆聽他的喉音。

⁸ 烏蘭巴托時間為零晨兩點。因為往西飛，所以時間提前一小時。

第二天一早醒來，窗外是典型的蒙古鄉村，木造小屋與蒙古包混成一塊，不遠處是綿延的山脈，取代汽車喇叭聲的是天上大鷹的尖銳鳴叫。這才是我要來的地方啊！

老師家離小旅店很近，步行約五分鐘的時間。在來到科布多的第二天早晨，老師邀請我至他家吃早餐，原來老師是住在蒙古包⁹裏，和他的妻子女兒與剛出生十天的兒子，一家四口住在一起。老師說他很感動，我從台灣這麼遠的地方，來到這裏，和他學習蒙古的傳統音樂，我也很開心，老師仍記得我與他在台灣經歷過的種種。

用完簡單的早餐後，我們出發至他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來台灣演出的音樂團所在地——科布多省劇院團¹⁰。一路上碰到好幾個也都來過台灣的音樂家們，大家都很驚訝我怎麼突然出現在這裏（看來老師並沒有把我要來的消息告訴大家）。而留鬍子的歌唱家，桑金先生，更在他的辦公室裏跟我聊了很多台灣和蒙古的事，詢問我，像他們這樣開發中的國家人民來到台灣，我們的感覺是什麼？這兒的日子難過，物價每天上漲，常常沒水沒電¹¹…之類的事。並要我好好在這兒學習，在我離開前他要給我考試呢！

在聽完我之前學習的曲子後，老師說，他希望能教我西部的曲子，這兒馬頭琴的主要特點就是雙弦一齊演奏的技巧。這樣的演奏技巧延伸出許多和動物、自然有關的曲子，像是如同駿馬奔跑般騰越感十足的節奏、馬的嘶鳴聲、駱駝緩慢的步行、小駱駝尋找母親的悲鳴、大山大水的曠野魅音…等等。

⁹ 我一開始以為老師是因為薪水不高，才選擇以蒙古包的型式，住在姐姐家的院子裏。後來才知道，蒙古人其實還是比較喜歡住在蒙古包裏，冬暖夏涼，除了用水不便之外，這幾乎是最適合蒙古環境的屋子。

¹⁰ 在蒙古國每個省都有省立的劇院團，內部再細分為音樂、舞蹈、歌唱三團，各有自己的排練室，並不定期在每個節慶時，在劇院的主舞台為民眾演出。

¹¹ 據說在他們來台演出的那個月，科布多省過了一整個月，沒水沒電的生活。

在這兒學習的時間，孟合¹²老師不但教了我兩首雙弦合奏的西部名曲，更指導了我邊拉邊唱，一首融合四種蒙古喉音的傳統曲子。他說，就連在蒙古，能邊拉邊唱的音樂家也很難得，很期待我能成為這樣的音樂家。

雙弦合奏的技巧對於初學者來說，是很重的挑戰。右手得持續保持水平，同時共鳴兩條弦，但因雙弦的音高不同，施力也得稍微不同，同時因為加上共鳴弦，左手的音高得更準確，否則發出的聲音，只能用慘字形容。這個字也同時能在我前兩天的課程，因為算是進階課程，老師的要求也增加了。比起城市裏的老師，孟合老師更像一個表演藝術家，也因此，他很在乎台風，和演奏歌唱一齊進行的表演型式。就連之後，我們有兩天一夜的阿爾泰山之旅，到山頂上都還在指導我喉音。

和他上課是我從未有過的愉快經驗。在出發前，其實我很猶豫。因為在台灣接待他們的經驗，這位老師，可沒有一晚是清醒的，連最後都是醉醺醺和我擊掌，搖搖晃晃的走上機場巴士。而在烏蘭巴托的馬頭琴老師和我許多青年馬頭琴家朋友們，也都知道他，馬頭琴天才，但每天都醉。可說也奇怪，在我來到的這一星期，他可是滴酒不沾，連最後一天，請他吃飯，想和他喝個痛快，他也說他在吃藥，不能喝酒。我不知道事情的真象是什麼，但我很感動他以這麼嚴謹和友善的態度來面對我的課程。在課程之外，老師常邀請我至他的蒙古包裏，喝茶聊天。或帶我四處走走。盡量讓我在有限的時間內，能感受，體會西蒙的日常生活。

說到日常生活，就不能不提我的蒙文翻譯，也叫孟合的小男生。剛大學畢業，主修中文，沒出過國，但應該是個很用功的小孩，中文說得不錯，做事也勤快。他不當自己只是個翻譯，常主動問我要不要去買東西？吃飯？連回程機票的事也主動幫我

¹² 很常見的蒙古名字，意思是「永遠」。蒙古人的姓名有三個字，依序為姓、父親的名和自己的名。這兒的孟合是老師的名。

確定好了。有時天氣好，還會約我去外頭散步，是個很不錯的年青人，在我回首都後，他也坐車前來烏蘭巴托找工作，他希望能賺很多錢，下回我來的時候他就有房子可以給我住。而我坐火車離開的那天，他還送我到火車的車箱裏頭。很讓人感動的一個孩子。

西蒙舞曲

雙弦合奏的曲子，西部多鷹，因此在運弓時，要有鷹翔的感覺，左右手要同時演奏出跳躍的音符。整首歌都是由合音組成。因為是舞曲，演奏時不能當成純音樂演出，要想像蒙古傳統的肩舞，很強調樂曲的畫面性。雖然是一首很簡單的歌，卻也真的相當難演奏。

呼麥歌

一首融合了四種喉音唱法的歌曲—卡基拉、呼麥、捲舌呼麥、閉口呼麥。要一邊演奏一邊演唱。手法不難，但一旦配上演唱也真是忙亂，我也只能先學起來，回去再好好練習。

俄羅斯小曲

是一首雙人小提琴曲合奏曲，用來訓練音準與合音。得同時聽見自己與對方的聲音，努力在不同音高與節奏裏，找到合調的聲音。

剛學步的小駱駝

曲調憂遠，單、雙弦並用的歌曲。著重在滑音的練習，不同音程的滑音，需要非常小心的控制左手滑動的位置，常有八度大跳的音階。

三、山裏的馴鷹人—拜訪哈薩克族

在首都年青馬頭琴音樂家Khongor的慫恿下，我踏上西部之遊，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拜訪哈薩克民族，他們一樣是住蒙古包，過著游牧生活，但最特殊的是他們嘹音的歌聲與神祕的馴鷹技能。

開車的小伙子是哈薩克青年，因為山裏的哈薩克族說的是自己的哈薩克語，就連當地的蒙古人也都需要翻譯。我和翻譯採購了些上山需要的食物和水，以及送給當地住民的禮物，就帶著期待的心情坐上吉普，駛離小小的科布多市區，向著遠方的阿爾泰山脈前去。

才離開市區，入眼的就是一大片草原，和小河流邊上，成群潔白的蒙古包。夏天蒙古人特別不愛待在公寓裏頭，總是要搬去草原上，享受草原上的風，與河水流動的潺潺水聲，可能也順便懷念一下祖先們在草原上稱霸的生活吧！

天開始下起雨來，吉普車搖晃得厲害，但看到一座座的高山自眼前展開，蜿蜒的小路指向山的深處，每翻過一層山峰，就會看到更多不同色澤的大山，出現在眼前，滄白的、暗紅色的、淺綠色的、淺土黃色的…，各種顏色塗抹在層層疊疊的山巒上，我們行駛在泥路上，涉溪而過，經過一群群的牛、羊、馬匹，偶有一顆大樹獨立於原野中，我突然間什麼話都不想說，腦中浮起的是馬頭琴緩緩拉出「長調」的旋律，我明白到為何會有這樣拉長、淒涼的抖音和顫音，那是對身處廣大草原，自

知人的渺小，與風吹草地，只見牛羊不見親人的孤寂。於是他們用長調來頌讚大山河水，用長調來思念親人，用長調敘情於心愛的人。我沐浴在這一整片的大山草原裏，謙卑的接受所有行路的不便與磨難。

第一個目的地是拜訪馴鷹人家。哈薩克族的馴鷹能力是遠近馳名的，他們在小鷹出生後三至四個月時，冒著被大鷹發現、攻擊的危險，攀上高聳的懸崖，將小鷹帶回，訓練成為打獵的工具。大鷹的視力是人類的八倍，可以看見極遠處的獵物，但大鷹生性極為兇狠，攻擊性強，據說他的腳爪可以一次刺穿人的手臂，連出生三四個月的小羊被牠一抓都會瞬間斃命，在槍枝發明前，大鷹是哈薩克人最得力的助手。而且在馴養四至五年後，哈薩克人便會將大鷹野放，另覓小鷹。因為哈薩克人相信，大鷹代表「幸運」，大鷹若老去，亦象徵著幸運的逝去。

車子駛進山區，離開泥路，轉進石地，巔得更厲害了，好不容易到了司機說有老鷹的牧區，只見空盪盪一片，搬家了，可能是進入夏季，他們就去到了自己夏季的牧區，正當我們失落時，鄰人說，附近有個人家，前兩天才剛捉到一隻小鷹，我們馬上驅車前往，路上遇見三位騎馬的哈人，他們也熱心的帶領我們去到那戶人家。

小鷹才三個月大，而且因為剛捉到要開始訓練，因此不能讓他進食，有些虛弱，但是只要有人靠近他，他還是一樣顯露出非常兇狠的外貌，絲毫不示弱，很有猛禽之首的味道，超帥。而大人們圍成一圈將小鷹包在中間，評頭論足，算他的尾羽數量，似乎想探探這新加入成員的「底」。

在天色開始昏暗，色調轉為灰藍色時，我們停在深山某處，看來車子是無法再前行了，司機向路旁唯一的蒙古包裏的哈薩克人詢問，今晚是否可留宿，女主人爽快的

答應了！我們停好車，在阿爾泰山脈裏，進入哈薩克人家裏，接受他們張開雙手提供的熱情。

哈族人不用桌子，將一塊塑膠布鋪在地上就當成是桌子，擺滿他們傳統的食物—油炸麵團、各式軟硬不同的奶製品、炸奶酪、和一碗熱騰騰的鮮羊奶。剛擠下的鮮羊奶濃郁得像是用過多奶粉沖泡出來的，一點都不真實。女主人忙著開始揉麵團、桿麵皮、烘餅、切麵條，將牆上的肉拿下，切成一塊塊的放進湯裏，煮了一大鍋羊肉麵給大伙吃。蒙古人愛吃肉，孟合老師從鍋裏撈出兩大塊帶骨的肉來，一邊吹氣一邊用小刀片肉下來吃，輪過一圈後，孟合老師胃口大開，一個人把兩大塊肉吃得乾乾淨淨，忙拉了張椅子來坐，說他飽到在地上坐不住，笑死大家。

山谷裏的夜晚很靜，天空星光也不多，晚風涼颼颼的，得拿出厚外套披上，大伙走到蒙古包外頭，各自「野放」，在戶外小聊一下，抽個煙，回到包內，忙碌的女主人已把被單鋪好在地上，顧不得內疚，我們迅速更衣，就馬上倒頭大睡。

一大早醒來，是清晨六點，我左顧右盼，沒有人有醒來的意願，我邊發呆邊看著半開的蒙古包頂棚，金黃色的陽光斜斜的漏了進來，外頭應該是相當美麗吧！雖然此刻我的尿意已經到了難忍的地步，但因懼怕外頭兇狠的牧羊大犬，以及客家人愛面子不好意思打擾人的個性，我就這樣發呆了半小時，一邊回想這些天學到、看到、經歷到的東西，一邊熱切期盼著主人會醒過來救我。最後實在是忍無可忍了，我悄悄起身，打開門縫，大狗就睡在門邊。我伸出一隻腳來試探他，大狗微微開了眼，我跟他對看了一下，大概是昨晚就來過，而且是從蒙古包裏走出來，大狗不以為意，伸了伸懶腰，繼續睡，我放下心，走了出來，眼前一片翠綠的地方，滿滿的鋪在溪流旁、石頭上，近處是一群群還在反芻的羊群，不遠處是各自漫步，低頭吃草

的馬匹，空中傳來大鷹尖銳的鳴叫，身旁是小河潺潺的流動，我望向遠方被染成金白色的大山，和襯在後頭、顏色飽滿到近乎失真的藍色穹蒼，在那瞬間，我被感動到掉下淚來，什麼都是多餘的，在這裏根本不會想要多一些什麼，很辛苦的生存與很簡單的滿足。早餐後，我們花了三小時登上小山峰，孟合老師努力在狂風中，點起灑在石縫裏的藏香，原來在出發前，他特地找了個小罐子裝了藏香是為了這個。蒙古人只要回到大自然裏，都會在停留的地方點起一抹藏香，敬天安神，也隨時提醒自己，對自然界的神靈心存敬意。

當天的天氣並不佳，無法瞭望遠方潔白的雪山，但光是從我們所登上的小山峰往下俯看，地上漫延出一條條山脊，遍地雪白的小石子將大地化作一片蒼茫，小小的蒙古包散落山谷間、溪流旁，這世外桃園一景已經夠了。

下山的路上，遇見一個帶槍的牧人，孤零零的穿著長袍坐在馬上，晃啊晃的往山上走去，他說，只要沒帶槍，狼就會知道，並會放肆的攻擊羊群，而只要帶著槍，說也奇怪，就像護身符一樣，狼就不會出現。在他們的心中，狼是聰明的動物，得全心全力的對付他，稍一不慎，全年的心血都有可能會泡湯。

拜別完好心收留我們的一家人，我們向著大老鷹的方向前去，希望能在回程中，見著哈薩克人神奇的馴鷹術，及聽見哈人的音樂。天空在我們離去時下起斗大的雨滴，催得司機顧不得在石頭路上巔著，依然加了速往前開，深怕時間一久，溪水一漲，我們就別回去了。

有大老鷹的一家搬到大河邊，可惜主人依然不在，沒人敢靠近，兩隻帥氣兇猛的大鷹就被鍊在石頭上，惡狠狠的看著我們，亦不時向著飛過的小鳥試圖展開攻擊。我

們待了一會時間，就趕忙離去，因為天候越來越差，要知道在蒙古，離開城市就沒有道路，天候一差，開起車來說有多危險就有多危險。

結束了這段旅程，雖然沒聽到哈族的音樂，但我又見到了蒙古的另一個面貌，西方層層疊疊，漫延不止的高山群峰，和裏頭樂天好客的哈族人，這是不曾知道的部份。這裏是喉音的發源地，是蒙古人的聖山，我心懷感激，對於那個灑滿金色陽光的早晨，對於那些我不曾見過的顏色，和風中的景像。我記起一首歌詠山川江河的歌，以極慢的速度拉著馬頭琴，在雙弦渾厚的共鳴聲裏，小指輕輕點弦，如同駿馬嘶鳴，以喉音低沈吟頌出風刮過岩壁以及冬風咆哮駱駝尋子的悲鳴，是這樣的地方、如此風景，才能長出這樣的歌，如此蒼涼，如此悠遠。

離開科布多那天，一早，老師、翻譯及司機一早就來到我旅店，幫我將大大小小的行李上車，陪我到機場，翻譯一樣一手包辦所有的事，將我登機的手續都處理好了，我進關，從窗口看見大伙關上車門，一一離去，不知道為什麼，眼淚就一顆顆的掉下來，我停不住，只能盡量把自己的身影壓在牆角，忍住抖動的身體，強迫自己回憶這些日子經歷過的一切，我要在情緒最激動的此刻，記得這裏的美。

第五節 漠化、難以辨識的「蒙古族」－失落的呼麥與無所立足的馬頭琴。（07／18～07／27）

因為無法前往圖瓦，和正在北京大學攻讀民族學博士的友人商討後，決定前往內蒙，做為學習的最後一站。原本打算到四處皆為美麗草原的呼倫貝爾，但因那兒只有馬頭琴手，無法找到呼麥老師，因此最後還是決定停留在內蒙首府－呼合浩特。在這的內蒙古大學裏的藝術學院，和兩位女老師學習。

從沒想過會到內蒙，一路以來，對內蒙的音樂就沒多大興趣，雖然同樣是馬頭琴，同樣是喉音，但感覺起來，內蒙的馬頭琴就很「華樂」。雖然一樣是獨奏，但樂音

聽起來就沒有外蒙的幽遠、遼闊。反倒是華麗的技巧跟激昂的樂章居多。比較不是我所喜歡的風格。而且說真的，我還真沒聽過幾個有名的內蒙呼麥手。

但要是以學習的終點來說，這回意外的來到內蒙，倒也是件好事。首先是語言的問題解決了，大家都說漢語，而且內蒙與蒙古國的蒙文基本上是通的，許多之前錄影的資料也終於能夠請這兒的音樂家們幫我翻譯成中文，之前不懂的問題，也可以在這得到詳實的解答，再加上內蒙的音樂規範較外蒙嚴格，可以趁機在此將基礎確認得更清楚些。

於是我搭上火車，晃啊晃的，花了近三十個小時，從烏蘭巴托晃到呼合浩特。我沒想過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又坐上這班列車。看著烏蘭巴托從我的視線裏漸漸消失，列車延著我到來的軌道緩緩前行，返回大山，駛離草原，回到黃沙漫天的大漠，一路向南，抵達兩國邊防已是第二天中午，經過蒙、中雙方、兩次冗長的檢查程序，我們得以進入中國，穿過二連，於夜間抵達內蒙首府—呼合浩特。

這就是一個城市，一個正在建設，正要繁榮的都市。我落腳於市內唯一的青旅，位於三所大學中央的大學城內，一時間我還反應不過來，怎麼就到了這麼現代化的都市了呢？蒙古國的大山草原，俄式建築、髒亂的街道早就遺留在三十個小時之外，那個九點太陽才準備要休息的草原古國裏。我呆呆的從窗口望出去，整齊筆直的道路和看得懂交通號誌的車輛，突然間我明白了，我的旅程要收尾了，就停在這了，這段時間就是讓我回到現實生活的過渡期吧！

一、馬頭琴課程記錄

內蒙和蒙古國的馬頭琴，在外型構造上差異不大，內蒙的音箱較小、較扁平，琴頸較短，音色較蒙古國的更亮、更高亢，但也失去了馬頭琴的渾厚與低沈的共鳴。

在短短一星期的課程裏，我跟白·薩日娜老師達成了一個協議，這回課程主要的目的不在練歌，而是將左手手型與右手運弓的標準確定下來，以確保我之後回台獨自練習時，能保持在一個對的方向。於是，白老師就開始以「社會主義」的嚴格訓練法，開始對我展開為期五天的基本功集訓。

首先我面對到的問題，是內外蒙手指的規範問題，由於琴頸的長度不同，定調的不同，雙方在爬音階時，運用的手指也不同。光是要適應新的手指數對我來說就是很嚴重的困擾，再加上老師對手型的嚴格要求，突然間真的很有在「大陸」受訓的感覺。

老師對手型的要求是，隨時都保持像是在彈鋼琴的手型，手腕放鬆，腕子與手肘間要保持一定的角度，換把位或內外弦交替時，手腕不能往外突出。右手握弓的手法也在白老師的要求下，得以確認最正確的握法。並且定出弓毛與弦碰處的位置。而因為大陸看的是簡譜，老師也教了簡譜的十二種音階練習。

雖然在這只有短短一星期的課程，但以基本功做為整個旅程的最後，對我來說，是相當受用的。因為在蒙古國學習時，語言一直是很困擾的問題，他們很難從英文上了解我的問題，也更別說用英文回答我的問題了。而翻譯因為不諳音樂專用字，也無法解答我的疑惑。所以趁著來到內蒙的這段時間，將之前學習上所積累的問題全都拿出來與老師討論，是相當令我開心的事情。

二、呼麥課程記錄

文麗老師是內蒙第一的女呼麥手，在我們碰頭後才知道，原來她的老師亦是我在蒙古國千辛萬苦才尋得的喉音老師。在文麗老師的言談中，我才得知，原來內蒙的呼麥早就失傳了，是 Ogcypeu 老師這些年來，努力的復興起內蒙的呼麥技巧，她們對 Ogcypeu 老師都相當的感謝與尊敬。而文麗老師原本是合唱團出身，自小學習聲樂，畢業於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現為藝術學院的兼任老師與內蒙藝術團的首席呼麥歌者。

文麗老師說，蒙古人學呼麥特別快，我不知道是不是語言發音的問題，他們不出一星期，就能唱出所有的呼麥聲音，比起我苦練五年來說，真的是天差地別。但也因為學得快，老師說她許多學生，程度都還沒有我好，就都跑出去賺錢了，鮮少有人願意去精進自己的歌聲，只要有聲音就好。也因如此，她特別認真在雕琢我的音質，並用聲樂的基礎，來指導我關於共鳴腔的運用，與「氣」的運用。

蒙古國的 Ogcypeu 老師是鄉間藝人出身，因此樂理及聲樂的知識有限，他只能引導我唱出他要的音色，但並無法理性的教導我共鳴和氣的關係。而文麗老師用聲樂的引導方式，確實很有成效。在第三天，我突然間發出了很低沈的海基拉共鳴，運用腹部橫隔膜的力量，氣漏得沒有之前嚴重，當然還是有進步的空間¹³，但至少方向對了。

而平舌呼麥的極限也在此得到解答，原本我以為平舌呼麥只能唱五度音，但在老師的示範引導下，我才知道是我舌頭用法不對的關係，才會造成五度之後的音階出不來，在調整後，終於知道八度音的舌頭位置與口腔關係，這也是一大突破。原來每種喉音的唱法，都是能有八度左右的空間來運用。

和馬頭琴一樣，因為使用漢語上課，我得以將之前許多的疑問得到解決，像是最困難的海基拉演唱法，得知原來問題在於「氣」的運用不對，才造成聲音顆粒過大、共鳴不漂亮渾厚的問題。對於其他的喉音也是如此，老師將發聲的方法重新調整後，不用再「憋氣」演唱呼麥，也是一大進展，放鬆的來去詮釋聲音。

三、內蒙學習結語

不打不相識，原本我是相當排斥內蒙的音樂，首先是流傳出來的 CD 味道都不是我的調，再來是對中國沒好印象，所以原本只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想說要做蒙古音樂，內蒙是一定跑不掉的，好吧！那就去吧！

沒想到這兒的許多對話都讓我驚訝！像是老師們其實並不仇視外蒙，反而是很認同那裏的音樂文化與音樂概念。也都去過外蒙學習，像藝術學院現在也打算送白老師至外蒙攻讀碩士，而白老師也跟我要了西部老師的電話，打算到他那兒採風，希望能收集到更多的古曲回來。而文麗老師也和我一樣，先師從蒙古國第一的喉音老師 Ogcypeu，接著也到了喉音的發源地—Khovd。都一樣，對於蒙古傳統音樂的熱愛，我們都做了一樣的事，走上相同的道路。

而我們更相約，等白老師從蒙古國學成歸國，我要在她的音樂會上幫她唱呼麥；等我回國後，亦要將文麗老師引薦給北藝大傳音所所長—吳榮順教授，希望能在她的

¹³ 我目前只能用海基拉唱出五度音，至少要能唱八度，才能演唱基本的一些小調，但這些是時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我並不擔心。

協助下，讓吳老師對喉音的研究能更精進，同時也幫助文麗老師，對喉音的學理有更深的認識。

離開內蒙的早晨，文麗老師手提了一袋內蒙奶製品名產，塞給我，要我分享給台灣的朋友們，我謝過老師，並拿著與白老師印來的內蒙小曲集，準備前往北京，與朋友的同學，來自內蒙，定居北京的通拉嘎見面，交流彼此對於蒙古音樂的想法與經驗。

第六節 尾聲、北京、交流（07/27~07/30）

我很喜歡一個內地朋友的說法「當我來到上海，我覺得我的身上都是銅錢味，而當我走出北京車站，我覺得是文字沾染在我的身上。」

而北京的確是這樣的一個環境，新舊建築交織成現代文化大城，她是整個中國的政治中心，本身並無特別的產業，但全國的錢都匯流到此，不斷的翻新，仿古，於是我看到一棟棟展新亮眼的偉大建築在此誕生，亦能在小巷弄裏訪見古味十足的老胡筒與紅土磚。

很難得的是，這趟旅程的開頭與結尾都在此，我以兩個不同的心情，面對這個文字古城。五月天候依然涼爽，得穿著薄夾克穿梭在胡同裏，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忙著處理前往蒙古的車票，與安排之後的行程，只忽忽的撇見這個城市現代化的部份。而在旅程的最後，我反而悠閒的散步在這城市裏，再去了一趟鐘樓和鼓樓，再走了一回南鑼鼓巷。每天醒來，從後海的林蔭下走出青旅，經過一個個做晨間運動的北京人民，夜晚，回到青旅的路上，湖邊盡是在外頭乘涼、夜釣的住民們，亦有家庭就將桌子搬了出來，全家在外頭用晚餐。不得不佩服北京人的生活態度，奧運就在眼前，他們依然用他們悠閒的步伐走在這時代上，果然是「天子腳邊的人民」，啥大事都見過。

一、通拉嘎

通導是我朋友揶揄他的說法。來自內蒙，十歲起學習馬頭琴，師承達日瑪，目前定居北京，與太太一同在中央電視台民歌節目工作，同時亦於北大攻讀博士。我在內蒙的行程與老師都是他一手安排好的，對於這素未謀面的「朋友」，當然得約出來好好吃一頓，順便交流彼此對於蒙古音樂的心得。

首先是在教學上，我提出我的想法：內蒙的規範多且嚴緊，教學的步驟清楚，所以教二十個學生有十五個是出得來的，因為手型、弓法、視譜的訓練都有一整套的規範，大家都一個樣。但外蒙的規範不多，老師只在乎你的音色，基本的手型拉法確定後，其實不怎麼管你的基本功，只要你拉出來的聲音是好聽的，有味道就行了。所以這種教法可能二十個人只能出來五個，因為有太多的部份得靠學生自己的天賦以及體會，無法像內蒙的教學法，有規範可循，但每個出來的人一定是獨一無二的，每個老師教出來的派別的有很顯著的不同，各具特色、各有風格，和內蒙每個人拉都一個樣是完全不同的風景。並且，在中國，華樂裏有那麼多的樂器，馬頭琴很難成為重點項目，連之前都為了配合二胡，而定調成A調，自然不會有像蒙古國那樣多的人與國力投入馬頭琴與呼麥的發展裏。

他相當同意我提出的觀點，並且補充，在內蒙目前一直在想辦法提昇馬頭琴的位置，但困難在於，馬頭琴的技巧並未被大幅提升，鮮少有人不斷的提出新的技法，而他認為，一個樂器想要留存久遠，就得要有極為繁複及華麗的技巧在後頭支撐，像小提琴因為有帕格尼尼，而將小提琴在當年提昇至極高的地位，才得以讓這個樂器持續的發展下去。而馬頭琴現在需要的就是這個，這也無怪乎我在蒙古國或內蒙碰到的許多馬頭琴大師，都在嘗試練習對方的曲子，以及小提琴的曲子，就是希望能突破現有的困境，找到馬頭琴的新出口。而且通拉嘎也提出他的憂心，在馬頭琴日漸風行的年代，萬一那天，日本¹⁴或是歐美國家的馬頭琴愛好者，反而提出更多的技巧，因而拿走領先的地位，使馬頭琴失去了他原本的味道和特色，又該如何面對？

¹⁴ 近年來日本人瘋狂的迷戀上馬頭琴和喉音，許多的時尚大秀或是廣告音樂裏，都聽得見馬頭琴和喉音的樂聲，甚至連日本小學二年級的課本裏，都出現了「蘇合與白馬」，這個關於馬頭琴起源的故事。

而在音樂上，我的看法是，蒙古國的音樂還是比內蒙有「味道」。意思是，蒙古國的馬頭琴和喉音在演奏上，還是有其傳統的精神在，他們許多的曲子依然還未有「譜」，只是在各地的演奏家身上流傳著，因而會跟著不同的地域與音樂家產生變化，像是蒙古國最有名的曲子“Jarno”，我在三個地區就聽到三個版本，大同小異，但各地的風格就非常鮮明的表現在曲式裏，因而還留有其「生命力」，也就是說，還有發展、改變的空間。而內蒙所有的曲子都定了譜，因此就只能在既定的譜裏，做細微的個人詮釋，而無法像蒙古國一樣，能夠因人、因地而變化。但好處是，內蒙的音樂反而能在「專業」的作曲者上留存與進步，而蒙古國有許多古調可能會因為老者的凋零而逝去。但以新變的曲子來論，蒙古國的表现還是強於內蒙，蒙古國擅長老調新編，總是能將新曲子，以古調的方式完成，而因為與俄國接壤，許多留俄的音樂家回國後，亦致力於將馬頭琴與喉音納入「交響樂」的型式裏，估且不論這樣會如何減損馬頭琴的獨特性與民族性，但至少可以將其納入「學術」的殿堂裏，得以確保馬頭琴與喉音能留存下來。

通拉嘎接著說，在中國，雖然內蒙學馬頭琴的人，比比皆是，但說老實話，馬頭琴連「考級¹⁵」都沒有，由此可見馬頭琴在華樂界的地位仍顯不足。無法如同蒙古國一樣，當成主要宣傳重點來培植。

在結束和通拉嘎兩天的對話後，其實感觸還滿深的，知道自己是蒙古人，但在中國，你就是「少數民族」裏的一族，或是來自「自治區」的住民。到了蒙古國，你也還是得拿護照當身份證。而經過文革，僅存一點的老文化，也早已無法支撐整個民族的驕傲，當我有天走過呼市最繁榮的百貨大街，人行道上搭了一個歌手簽唱會的台子，上頭有一位中年男人拉著馬頭琴，配著一個年青人的搖滾樂團，在幫待會到來的知名歌手暖場，歌手唱得很投入：「我是父親心愛的駿馬…」，而台下的回應零零落落，我只是感覺到一個民族沒落的悲哀。想起有天在青旅碰到一個女解放軍官，她說：想想看，當年叱吒風雲的蒙古族，現在一個窮到哭著想回中國的懷抱，一個早已是所有少數民族裏漢化得最徹底一支。

¹⁵ 樂器檢定升級用書。就如同鋼琴檢定一般，大陸許多華樂樂器都有出版「考級」，所有升級考試的曲子都在每一級的書本裏頭，有出版「考級」即代表這項樂器是華樂團裏必備的樂器，學的人數眾多…等等。

我無言以對，蒙古國雖然窮，但從沒聽過任何蒙古人想當中國人，但在內蒙，連路人的長像都讓我迷惑，這裏真的是蒙古嗎？這裏像極了中國的任何一個省城，各省會的人都有，我見不著蒙古的輪廓，甚至連青旅裏的外國人也向我抱怨，他覺得他去的蒙古包是騙遊客的地方，他不相信有人會住在那裏，就連進到了沙漠他也堅持那個沙漠是假的，沒有一塊地方他覺得是大自然的美，他都覺得自己是被設計的呆旅客。這對於剛離開蒙古國的我來說，也很驚訝！蒙古的一切是那麼美，天空是那麼的藍，音樂是那麼的幽遠、遼闊。那才是蒙古啊！而內蒙，真的就只是「中國」，雖然，他們還留有世界唯一直書的古蒙文，雖然他們依然說著同樣的蒙文，但，他們已不再是剽悍的草原霸主了。

第三章 如夢似真

第一節 期程表

時間	地點	主要行程
5/17-5/19	北京	由台灣前往北京，購買火車票，安排之後的行程。
5/20	北京-外蒙	搭火車前往蒙古，體驗中央至邊陲、塞外的人文地貌變化。
5/21-7/18	外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前往Ulziit進行馬頭琴密集課程2. 前往Mandolgovi進行七個蒙古包的沙漠人文地貌體驗。3. 於首都「烏蘭巴托」國音藝術學院，與馬頭琴及喉音教授學習。4. 於烏蘭巴托觀看喉音的演出。5. 前往西部Khovd進行第三階段的學習計劃，與前往阿爾泰山拜訪哈薩克人，尋訪哈薩克音樂。
7/19-7/27	內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與內蒙老師進行第四階段的馬頭琴與喉音課程。2. 與音樂家們交流內外蒙音樂的異同。
7/28-7/30	北京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與北京中央電視台的民歌節目主持人交流，交換彼此的音樂心得。
7/30	台灣	結束旅程，歸國。

第二節 經費支出表

「徐灝翔」受補助參加97年度築夢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				
費用別			金額(台幣)	說明
項	目	名稱		
一		學雜費	111,157	學雜費補助以新台幣10萬元為上限。
二	1	機票費	43,661	1.台北—北京來回。 2.烏蘭巴托—科布多來回。 3.呼和浩特—北京
	2	火車	7,444	1.北京—烏蘭巴托 2.烏蘭巴托—呼和浩特
	3	國內長途交通	4,199	科布多—阿爾泰山脈
三		生活費	70,000	詳如生活費明細表(生活費按核准之出國期間日數計算,最多補助90日)。
四		保險費	1,427	保險費補助以保額為新台幣400萬元為上限。
五		手續費	6,842	1.護照費 2.台胞證加簽,及蒙古簽證費 3.蒙古延簽費 4.台胞證加簽
合計			233,562	學雜費以十萬元計

第四章 夢醒了、以後

第一節 成效評估

當飛機開始下降，穿過厚厚、不穩定的白雲層，塞滿建築的台灣島自藍海的前端展開，這趟草原樂音的學習旅程也隨著不斷減少的高度數據，進入倒數。

我看著掛在房裏的深棕色馬頭琴，和電腦裏數不清、還待整理的照片與影音。回億這趟超過二個月的旅程，真的很難以文字來整理我獲得的經驗，許多經驗我已記錄在第二章裏，剩下的，我盡我的能力來書寫、討論。

在馬頭琴的部份，在這次的學習與拜訪的過程中，發現這樣的一個「民族性」很強的樂器，的確有其相當獨特的「畫面」與「情境」的塑造能力。尤由馬頭琴來自牧區、草原、沙漠，是牧人孤獨時的寄情樂器，因此，馬頭琴的歌謠大部份都充滿「思念」、「遙想」、「讚頌天地」等情境。當演奏者拉出馬頭琴厚實的共鳴聲時，整個遼擴的草原畫面，或是駿馬奔騰、駱駝悲鳴...等與自然畫面或思念、詠嘆、讚頌的氛圍，馬上就能感染聽者。這是在出國之前所無法想像到的，而在與身聲演繹劇場及幾位國樂演奏家，即興了一些旋律、和演奏了一些傳統歌謠後，我們都相當興奮於馬頭琴的感染力。也積極的在嘗試能否在跨領域劇場裏，使用這個樂器，來塑造不同的氛圍。

在喉音的部份，這回可真是受益良多。在外蒙近年大力發展喉音並將喉音引入「學院」後，喉音的技巧及教學法有相當程度的累積。首先是各音階的喉音都有被命名（雖然還未確定，但至少開始工作命名及分類），再來是引進聲樂的技巧，使得喉音的演唱領域擴大和技巧性增加許多，並且蒙古政府鼓勵將喉音置入各個不同的音樂範疇裏，使得更多的人能接觸到喉音藝術，也同時能確保喉音可被留存下來。

而我在這樣的環境裏，學習到的喉音，使用的聲音技巧是以往未曾有過的經驗！如何讓只控制聲帶緊縮，卻又不壓迫聲帶發音，如何將共鳴位置下移，使得哨音的音質更為幽遠，如何滾動假聲帶，用氣來細微的控制假聲帶的滾動，以及如何訓練自己的耳朵去聽見自己發出的哨音。在我學習的時候，這些對於口腔、舌頭、聲帶、喉嚨、胸腔的肌肉控制能力訓練，就已經讓我興奮不已。因為這些聲音訓練要是能

落實在劇場演員·表演者上，也許能開發出另一套更有效率的聲音「覺察」系統。在我的思考裏，喉音不一定要能直接用於表演中，但他可以成為「進階聲音訓練」的一環，應該能打開「聲音劇場」的另一扇窗。

而在喉音的使用上，我將與身聲演繹劇場，在十月，共同實驗創作關於喉音與劇場、身體的關係，目前台灣較多人將喉音或泛音用於靜心活動治療上，而我是想將其還原為「表演」。因為目前在世界上，我能搜集到的資料，喉音大部份還是以純「音樂」的演出為主，也沒有見到有任何劇目是針對喉音或馬頭琴的音樂來發展的，因此，這一、兩年間，我不但會與國樂團一齊進行音樂上的演出，更會極積的嘗試和跨領域團體合作，看看能不能將喉音發展成某種劇場的「表述」方式。進而將這樣的作品帶至國際舞台上。

喉音的音質是一種很特殊又難以歸類的，而聆聽喉音演唱更是打破所有我們對聲音的既定印象，因此，希望在喉音被定型之前，能盡量的擴大喉音的表演範圍，不讓他成為純音樂表演型式，而是能有更多元的發展空間。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這次的活動，進行得相當「不順利」，首先是圖瓦共和國的簽證無法取得，造成整個後半部的計劃大更動，再來是蒙古國突然發生選舉暴動，燒毀了與執政黨位於同一棟大樓的航空公司，使得我得挨到最後一刻才能確定自己能拿到前往西蒙科布多的機票。以及在首都等待遲遲不出現的喉音老師，和誤買到觀光客馬頭琴等等。

雖然大部份的原因都可以歸為，蒙古國還是個發展中的國家，許多資訊的落後與不發達都讓我難以確認掌握，但還好的是，我有在當地，先找到一個值得信任的旅行公司，透過他們的幫忙，才能一一的解決所遇見的問題。而且我也學習到，在自助旅行的過程裏，學習面對「不可確定性」是很重要的，因為以我之前的個性與我所受的訓練，都是要”on schedule”，但在蒙古國的旅行中，漸漸讓我放下這樣的觀念，我所要學習的，反而是得冷靜、靈活的處理所有突發狀況，並學習不讓這樣的改變或是不確定影響旅遊的心情。也可能是因為有「學習」的自我期許，所以在時間延遲或是課程被迫更改時，我會特別的焦慮不安和不悅，但事後回想，這些其實

沒有想像中的嚴重，如果我能以更開闊的心情來面對這一切，也許能讓這趟旅程更美麗些。

而資料未能完整搜集也是我犯下的一個錯誤。因為工作的緣故，我在出發前並未得知俄羅斯對圖瓦進行鎖國一事。圖瓦當年加入蘇聯脫離中國獨立，在蘇聯解體後，依然歸屬於俄國斯聯邦，因此，要進入圖瓦共和國一樣是要取得俄簽證，而今俄國簽證十分複雜，得先將行程中的所有住宿點確認，再請當地的旅行舍或旅館向俄國駐當地外交部提出邀請函申請，得到邀請「文號」後，才能傳真或寄送給申請人，進行俄簽申請。而且在俄國旅遊期間，每天都得付費向邀請函上的旅館蓋章（無論你是否住在那家旅店，都得付費蓋章），警察隨時會抽察遊客的邀請函。因此，要弄假的邀請函來申請簽證是不可能的事。而自去年起，俄羅斯就不發圖瓦的邀請函，連本國與圖瓦交情甚好的「蒙藏文化中心」在申請俄簽時，一樣被拒，因此灝翔在和圖瓦旅行社試了兩個月後，宣告放棄，於是才更改行程，改至內蒙做最後階段的學習。如果能提早搜集到這項資料的話，也許內蒙的行程，可以在時間上及內容上更加強。

這次的行程與當初在撰寫計劃上，有相當大的出入，因為在撰寫時真的「太傻太天真」，真的是到了蒙古國，才會知道旅行是件多麼不確定的事。像是我都快要放棄在烏蘭巴托學習喉音，因為透過各種關係去尋訪，都找不到喉音老師，連駐蒙大使都出面帶我去見藝術學院的校長，都還是沒有喉音老師的消息，還好最後在校長不斷的聯繫下，終於有四個星期可以跟喉音老師學習，真是嚇出我一身冷汗。也真的很感謝大使與張祕書的大力協助，才使得我的學習計劃能以另一種方式完成。

附件一 活動照片

1. 北京、西伯利亞鐵道



2. 驚嘆號學習之旅 Ulziit



3.七個蒙古包的旅程 Mandolgovi



4.烏蘭巴托，馬頭琴與喉音課程、超完美喉音音樂會





5. 科布多省



6內蒙馬頭琴與喉音課



附件二 原企劃書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計畫書

探尋人聲極限可能，挖掘古老吟頌的祕密——
蒙古草原喉音學習計劃。

姓名：徐灝翔

預定出國期間：97年 07 月 07 日至 08月 15 日

預定出國目的地：外蒙古共和國、圖瓦共和國

一、計畫主題。

探尋人聲極限可能，挖掘古老吟頌的祕密—
蒙古草原喉音學習計劃。

二、動機與目的。

灝翔的父親來自新屋農村，說得一口漂亮的海陸腔，母親生長於龍岡茶山，有著細膩婉約的四縣口音。在中壢的鄉下，我的童年被一連串的學習計劃佔滿，珠算、英文、課後輔導…等。唯一讓我有所期待的，是小六開始的鋼琴課。而在國中迎面而來的升學壓力下，這短短一年的鋼琴彈奏生涯也中斷了。

原以為自己和音樂的關係就此中止，沒想到在我開始接觸劇團後，意外的，闖入了那個年代，燒得火紅的後現代劇場中。加入了身聲演繹劇場（以下簡稱身聲），開始習鼓，太極，各式民族器樂的演奏，我如魚得水般的在這個環境中拼了命的吸取養份，對於音樂和劇場的渴望，從沒想過，竟可以在同一個場域裡，被滿足。

2000~2004年，我在身聲，與所有的團員們，不斷的去實驗各種身體和聲音在劇場的可能性，除去語言、文學對劇場的束縛，找尋最原始的感動。

2000年時，我參與了我在身聲的第一個作品，「被遺忘的世界」，一個完全剝除語言，以大量的肢體，結合人聲、鼓、鑼、馬來西亞鐵琴、笛子等樂器，成功的喚起了許多人最原初、單純的感動(當然，包括我自己)，這是我初次見識到聲音與劇場結合的魅力。不再只是演奏音樂，而是讓音樂透過表演者，成為了形塑氛圍的工具，進而感染觀者的情緒，我在此激動中，久久不能自己。

2002年，有感於自身的不足及學習環境的有限，我離開劇團，進入北藝大求學，在此，我見到了劇場的更多可能性，也重新為自己的劇場表演技術進行紮實的鍛練。在資源充沛的環境裏，修習了南管、崑曲、京劇身段，這些古老的中國劇場後，再次體認到，當音樂、肢體、文學、戲劇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完整」的劇場後，是多迷人的表演，更加強了我在此方面深入研究的慾望。

2005年，因修習馬汀尼老師的「獨奏會」課程，便提出了希望結合音樂與文學劇場的實驗。這次實驗的重點，不是以音樂去說故事，而是著重在表演。演奏者的「動機」是否能傳遞給觀眾，使得「演奏」這件事與角色結合在一起。演出結束後，大部份的觀眾都給予這樣的實驗相當大的肯定，角色可藉由演奏樂器，更直接的、不用言語的，將其內心的狀態，直接感染給觀眾。同時，我也開始見到聲音劇場的廣大可能性，興奮不已。

2006年，完成在北藝大的最後一個課程，也就是我的畢業製作。我將我所學的器樂演奏及寫實表演，與導演、編劇們做了一個整合性的實驗。這次主要的方向是寫實演出，但器樂及聲音的演出仍佔一定比例的篇幅。每次聲音的出現都讓它像變魔術一樣，帶領觀眾，乘著聲音，去到另一個場域。

同年，參與采風樂坊，東方器樂劇場—「十面埋伏」的製作。雖是國樂的演出，但看到他們請了導演、編舞、及許多劇場設計同仁到場工作的態式，以及他們希望我身兼鼓手及演員的部份，我很清楚的看到劇場整合的趨勢。而在最近的這幾年裏，「喉音」，這謎一般的聲音開始在台灣吹起一股旋風。有幸，於2003起，北藝大戲劇學院院長，鍾明德教授自國外請來一個又一個的喉音大師。假北藝大開設工作坊，在參與的同時，我驚覺，原來聲音的能量竟能巨大到這種程度，在古老的吟頌裏，無論「做者」或「觀者」，都在專注的聲音裏被撼動。

而早在工作坊之前，我已開始自我泛音的訓練，只是沒想到，來自外蒙草原，圖瓦（TUVA）荒漠的古老傳唱竟有那麼多的奧祕在裏頭，這已不只是藝術的領域，更到達葛羅托斯基所謂的藝乘。於是，我日夜渴望著夢中的草原和地圖上的荒野，期盼著那天，能身處孕育出這神祕哨音的自然環境中，用肉身探尋裏頭更深層的古老智慧及身心脈動。

在獨自探索、學習的這段時間裏，一有機會，我都會將我對喉音的熱情及發現，與我的工作伙伴、學生們分享。意外的發現，在做聲音訓練時，喉音是一個相當完美的工具，首先，在演唱時，可以讓學員進入一個極專心的狀態，可以將一個剛踏入排練場的表演者沈靜下來，再者，因為泛音源自於極細微的口腔、舌頭肌肉的控制，可以更細膩的訓練表演者對發聲肌肉的控制度。又，泛音不同於一般聲響，它是隱藏在主音之後、飄在原音之上的泛音。這種異於常理的聽覺經驗，往往困擾著非常多的人，他們無法聽見「自己」發出的泛音。而此，更可以返過頭來，訓練他們的耳朵，重新放空，打開聽覺，不去預設能聽見什麼，進而學習聆聽「自己」的聲音，自己口裏唸出來的對白，和發出的聲響。

在種種因緣際會下，喉音成了我近年來每日習修的功課。但獨自修行，成果難免狹隘。因此，希望能在退伍後，前往蒙古草原「朝聖」。在當地耆老們的引領下，進入這充滿薩滿巫術、古老闇黑的「聖音」裏，領略古人口傳的智慧，再將之轉化為當代劇場裏可用的表演技巧及訓練方法，甚至朝向戲劇治療的路上前進，運用在神聖醫療上，完成葛氏所言的「藝乘」。因此。這趟旅程，將是一個起點，一個開放更多旅程的樞紐。

音樂，始終是我最迷戀的部份。期待能將所學，豐富我們劇場裏的聲音訓練。讓我有更強的工具去實驗各種人聲在劇場中的可能性，帶到世界的舞台上，與世人分享。

三、實施方法

預計自北京搭火車前往蒙古，做為一個旅程的開始，以較長時間的交通工具，去經驗自漢民族起的文化變遷。

在烏蘭巴托停留四週，密集的學習傳統喉音發聲練習與歌謠，同時學習基本的馬頭琴演奏技巧，去體驗器樂和人聲之間的共鳴與關係。之後，前往圖瓦，由Konger Luo所主辦的傳統喉音學校，鑽研處身於亞洲中心點，被群山環抱，由成吉思汗親衛隊後裔，所口傳下來的薩滿吟唱。帶著外蒙習來的技巧，去探索這塊尚未被西方文明破壞得太嚴重，還保有許多古老智慧的音樂

瑰寶。而後，再回到蒙古，以我所擅長的聲音，身體劇場創作，與他們的藝術學學院交流，完成這趟尋音旅程。

回國之後，將以所學，與「身聲演繹劇場」合作，共同實驗創作「一段草原記憶」（劇名暫定），以劇場的形式，將所學與感動介紹給台灣的劇場同好，期待能擦出更多熱衷此道的火花。

四、期程表(詳列實施日期、地點、內容等)。

探尋人聲極限可能，挖掘古老吟頌的祕密— 蒙古草原喉音學習計劃。		
時間	地點	內容
2008年7月	外蒙古烏蘭巴托	喉音演唱發聲技巧、傳統歌謠學習。 馬頭琴演奏技巧學習。
2006年8月	圖瓦共和國	體驗在地文化與聲音的關係：進入遠離西方文明的地區，去體驗風刮過岩壁的聲音、羊群在曠野裏的叫聲，以及一切塑造出喉音這樣神祕聲音的自然、人文環境。並和Konger Luo這位世界聞名的喉音歌手·傳唱者學習更深入的演唱精神。
2006年9月	烏蘭巴托藝術大學	劇場交流：以自身所學及所善長的跨領域劇場表演與當地藝術大學學生交流。

五、經費概算表。

項目	金額（新台幣元）	備註
學雜費	100,000元	教師鐘點費一週15小時×2人（喉音、馬頭琴）×10週×300小時/元=96,000 雜支4,000元
交通費	75000元	機票 1.台灣<->外蒙-烏蘭巴托來回30000元 2.外蒙-烏蘭巴托<->圖瓦Tuva-克茲勒

		Kyzyl來回45000元
生活費	70,000元	外蒙古及圖瓦70天×1,000元 = 70,000元
保險費	5000元	70天期（400萬元保額）5,000元
手續費	15000元	護照、簽證、結匯等雜支
總計	265000元	

六、計畫可行性之評估

灝翔於2006年參與南太平洋文化創意有限公司主辦蒙藏委員會「來自曠野的魅音」，邀請圖瓦國寶級的歌手Knoger Luo(記錄片Genghis Blue裏的主要角色)及他的團員們來台灣演出，獲得相大的好評。同時也與圖瓦的歌手們相處得很愉快，當他們獲知灝翔亦對喉音有所涉略時，都相當興奮，也給予灝翔自我訓練的成果正面的回應。相信在Konger Luo的邀約及蒙藏委員會蒙事處海處長的協助下，定能在外蒙及圖瓦得到許多協助，完成此次計畫。

七、預期成效。

- 1、推廣喉音，讓更多民眾能接觸，了解喉音的美麗與感動。
- 2、使喉音能成為劇場裏可以用的表演技巧及訓練方法。
- 3、再次打破劇場的侷限，創作出更純粹的聲音劇場作品，並將此跨語言的作品帶至世界舞台。
- 4、舉辦喉音工作坊，讓同道中心得以彼此切磋、激盪出更多的聲音火花。

八、其他。

由於灝翔現在服役，將於明年一月一日退伍。因此所能撰寫此企劃案及蒐集資料的時間相當有限，故許多的資料並未能相當精準，也因此將出發的時間定在年中，以便在退伍後能有充裕的時間將準備做足，請見諒。